

慧日佛學班

印順法師著《雜阿含經論會編》（上冊）

序／1-2

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3-59

- 一、雜阿含經的傳譯／3-6
- 二、雜阿含經的三部分／7-12
- 三、相應修多羅與摩呬理迦（一）／13-17
- 四、祇夜——有偈部分（二）／18-21
- 五、記說——如來所說・弟子所說（三）／22-26
- 六、修多羅——阿含——四部（阿含）／27-33
- 七、雜阿含經的次第與部類／34-42
- 八、雜阿含經與相應部／43-50
- 九、雜阿含經論會編／51-59

印順法師著《雜阿含經論會編》(上冊)

序 (pp.1-2)

釋圓融編於 2014/9—2015/5

釋開仁略修於 2016/8/8

一、《雜阿含經》的重要性

(一) 代表佛世的實態

《雜阿含經》(即『相應阿含』,《相應部》),是佛教界早期結集的聖典,代表了釋尊在世時期的佛法實態。

(二) 簡要、平實的修行,依世間而達涅槃

佛法是簡要的,平實中正的,以修行為主,依世間而覺悟世間,實現出世的理想——涅槃。

(三) 教法的根源

在流傳世間的佛教聖典中,這是教法的根源,後來的部派分化,甚至大乘「中觀」與「瑜伽」的深義,都可以從本經而發見其淵源。

這應該是每一位修學佛法者所應該閱讀探究的聖典。

二、歷來學者對雜阿含經內容、次第的研究

(一) 現存雜阿含經的缺失

現存漢譯的《雜阿含經》,內容缺佚了二卷(古人以《阿育王譬喻》補足),次第也大有倒亂,所以全經的組織部類,無法明瞭。

(二) 歷來學者的研究

1、呂澂：依論知《雜阿含經》為根本，論中（本母），是依《雜阿含經》的次第而造

呂澂發表了《雜阿含經刊定記》，依《瑜伽師地論》，知道四阿含經是依《雜阿含經》為根本的；《瑜伽論攝事分》中，抉擇契經的摩呬理迦（本母），是依《雜阿含經》的次第而造。

2、印順導師：依《攝事分》分全經為三類

我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有了進一步的研究，主要是論定：依《瑜伽論攝事分》，分全經為「能說」，「所說」，「所為說」；這三類，與「修多羅」，「祇夜」，「記說」相當。

3、評近代學者的研究

(1) 近代學者的立論

近代學者的研究，或說依九分教而集成四部阿含；或說依四阿含而類別為九（十二）分教。

(2) 論述四阿含與九分教的關係

A、雜阿含與修多羅為最先集出的

其實，四部阿含是先有《雜阿含》，九分教是先有「修多羅」，「祇夜」，「記說」（這三分也還是先後集出），二者互相關聯，同時發展而次第成立的。

B、舉《大空經》證成佛教初期三分教的時代

《中阿含經》（一九二）《大空經》，說到「正經，歌詠，記說」（《中部》一一二《空大經》所說相同），正是佛教初期三分教時代的明證。

三、編印《雜阿含經論會編》的動機

（一）《攝事分》說明了在《雜阿含》的集成中，修多羅是最早的

《瑜伽論攝事分》中，抉擇契經宗要的摩咄理迦，是《雜阿含經》的部分論義，也就是「所說」——「修多羅」部分的論義。「修多羅」分陰、處、因緣、聖道四大類，在《雜阿含經》的集成中，「修多羅」是最早的，正是如來教法的根本所在。

（二）近代對於《雜阿含經》的重訂有所不足

1、呂澂《雜阿含經刊定記》粗疏不精確

從《雜阿含經刊定記》去看，這部分的經論對比，不免粗疏而不夠精確！

2、無緣見到的《雜阿含經論》

抗戰期間，聽漢藏教理院雪松法師說，內學院有《雜阿含經論》的合刊本，可惜沒有見到，不知內容如何！

3、自己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的錯失

我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中，經論對比，也還有些錯失。

（三）略明編印《雜阿含經論會編》的研究方式

因此，我編印了這部《雜阿含經論會編》。

一、經論（先經後論）比對合編；

二、分別部類，依「修多羅」、「祇夜」、「記說」的次第，分全經為七誦、五十一相應；

三、校正衍文與訛字；

四、採用新式標點；

五、經前附入拙作的《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說明《雜阿含經》的部類，與會編的種種問題（讀者可先讀此文）。

我想，這對於探究佛教的原始法義，發心閱讀漢譯《雜阿含經》的，會給予多少方便的。

四、結語

這部書的比對配合部分，心如給了很大的幫助；發見了疑問，也就隨時提出來重加審定。校對方面，性澄、依道、慧潤，也是非常精細，所以本書的錯誤，應該是能減到最少的。末了謹以虔誠的心情，祝願讀者的正見增明！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

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

一、雜阿含經的傳譯 (pp.1-6)

一、有關《雜阿含經》的考察與治理

(一) 傳譯之考察

1、明譯者與卷數

我國譯出的《雜阿含經》，與巴利本的《相應部》(Samyutta-nikāya)相當，是劉宋元嘉年間，求那跋陀羅在楊都祇洹寺所出的，寶雲傳譯，慧觀筆受¹，分為五0卷。

2、譯出的時間

求那跋陀羅是中天竺的婆羅門種，元嘉一二年（西元四三五），由海道抵廣州，不久就到了楊都（現在的南京）。西元四四五年以前，隨從譙王到荊州，所以《雜阿含經》在楊都的譯出，在西元四三五——四四五年之間。

3、梵本賣來之迷

《歷代三寶紀》與《大唐內典錄》，依據道慧的《宋齊錄》，說《雜阿含經》的梵本，是法顯所賣來的²，但僧祐《出三藏記集》，慧皎《高僧傳》，都沒有說到，所以當時依據的梵本，是法顯還是求那跋陀羅賣來，是難以論定的。

(二) 說明內容與次第的錯亂

1、內容的缺失不全，從《宋藏本》以來就如此了

《雜阿含經》的現存本，內容與次第，都是有錯亂的，這是『宋藏本』以來就如此了。

(1) 無憂王經誤編在《雜阿含經》而成為五0卷

如卷二三、卷二五——兩卷，實為《阿育王譬喻》的部分異譯，卻被誤編在《雜阿含經》內。考求那跋陀羅所譯的，有《無憂王（即阿育王）經》一卷，梁僧祐時已經佚失³。大抵本經在梁代以前，已經缺少了兩卷（次第也已經倒亂），或者就以求那跋陀羅所譯的《無憂王經》，編入充數，於是《雜阿含經》保有五0卷，而《無憂王經》卻被誤傳為佚失了。

(2) 《雜阿含經》現存的，實際只有四八卷

實際上，《雜阿含經》現存的，只有四八卷，這是內容的缺失不全。

2、從攝頌說明次第的倒亂

(1) 依攝頌而確定卷次的倒亂

《阿含經》的集成，從來就有攝頌，大致以十經為一偈，以便持經者的記憶。《雜阿含經》的「五陰誦」部分，傳譯時保存了攝頌，所以可依攝頌而知道經文的次第。

¹ 《出三藏記集》卷14（大正55・105c）。

² 《歷代三寶紀》卷10（大正49・91a）。《大唐內典錄》卷4（大正55・258c）。

³ 《出三藏記集》卷2（大正55・13a）。

保存攝頌的，共五卷，現存本編為卷一，卷一〇，卷三，卷二，卷五，這是可依攝頌而確定為卷次倒亂的。⁴沒有攝頌的四三卷，當然也還是有倒亂的，這是經卷次第的倒亂。

(2) 現刊本亦零落不全，不能明瞭一經組織的全貌，這是部類分判的不完全

現存刊本卷八初題『誦六入處品第二』；卷一六初題『雜因誦第三品之四』；卷一七初題『雜因誦第三品之五』；卷一八初題『弟子所說誦第四品』；卷二四初題『第五誦道品第一』。可見全經是分為多少誦，也就是多少品的。但零落不全，不能明瞭一經組織的全貌，這是部類分判的不完全。

(三) 論述近代學者對《雜阿含經》治理的成果

1、呂澂依經論對讀，使《雜阿含經》主體的分部與次第，充分的明了

《雜阿含經》為原始佛教的根本聖典，而傳譯為漢文的，由於古代的展轉傳寫（從譯出到刻版，長達五百多年），竟缺佚紊亂到如此！不明全經的統緒次第，實為闡思正法的最大障礙！到近代（民國十二年，西元一九二三年），支那內學院呂澂，發表《雜阿含經刊定記》，證明了《瑜伽師地論攝事分》的「契經事擇攝」，實為《雜阿含經》主體的本母——摩呬理迦。論文從卷八五到九八，凡一四卷；依論義對讀經文，經文應有二二卷，但一卷已經佚失，只存二一卷⁵。這樣的經論對讀，《雜阿含經》主體的分部與次第，總算已充分的明了出來。

2、《國譯一切經》不重中國學者的研究，部類次第上仍不免有所倒亂

日本昭和十年（西元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國譯一切經》，《新訂雜阿含經》，繼承姉崎正治的考校分部（論文發表於西元一九〇八年），沒有能重視中國學者研究的業績，在部類次第上，仍不免有所倒亂！

3、導師提出的治理方法

(1) 現存的原始佛教聖典，都是部派所誦出的

關於《雜阿含經》，當然是原始佛教聖典，但不可不知道的，那就是：現存的原始佛教聖典，都是部派所誦出的。

A、漢譯《雜阿含經》，是上座部中，說一切有部的誦本

漢譯《雜阿含經》，是上座部中，說一切有部的誦本。

如說一切有部所傳誦的《撫掌喻經》，《順別處經》，都見於漢譯的《雜阿含經》⁶。說一切有部是說三世有的，所以特說「云何一切有」⁷。肯定的說：「以有過去色故」，「以有未來色故」，所以聖弟子要不顧戀過去色，不欣求未來色⁸。

B、現存巴利聖典《相應部》是上座部中，分別說系赤銅鍱部的誦本

這些，都是現存巴利聖典《相應部》（與《雜阿含經》同一原本，屬上座部中，分別說系的赤銅鍱部所誦）所沒有的。

(2) 雖可以對勘於《相應部》，但應從說一切有部傳承的立場，去治理、研究

⁴ 詳見【附錄】。

⁵ 《內學》第一輯（108—109）。

⁶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97—98）。

⁷ 《雜阿含經》卷13（大正2・91b）。

⁸ 《雜阿含經》卷3（大正2・20a）。

說一切有部的聖典，可以對勘現存巴利的《相應部》，但應從說一切有系傳承的立場，去治理、研究。

二、相關譯本考察——別譯雜阿含經

（一）內容為二〇卷，分二誦，共計三六四經

《雜阿含經》的另一譯本，題名《別譯雜阿含經》，二〇卷（麗藏本分為一六卷，次第極為紊亂）；內分二誦，《大正藏》計數為三六四經。

（二）傳譯之考察

1、考中國經錄所載

這部經，梁《出三藏記集》沒有說到。

隋《法經錄》初舉《別譯雜阿含經》名目，失譯。

經中注說：「毘梨，秦言雄也」，所以唐《開元釋教錄》，附入「秦錄」，失譯⁹。

2、導師對於法幢的看法提出評論

《俱舍論稽古》以為：「今檢譯文體裁，蓋在魏晉之間，全非東晉以下語氣。且秦言字，獨見經十二¹⁰曰：毘梨秦言雄。一箇秦字，惡足徵哉！或晉字音誤，亦不可知」¹¹。

這是推想為漢代所譯的；但「或晉字音誤」，又容許可能是西晉所譯出。

然譯者巧拙不一，不可一概而論。如符秦建元二〇年（西元三八四）初譯的《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是東晉的譯典，而譯文卻是：「並違本失旨，名不當實，依悖屬辭，句味亦差，良由譯人造次，未善晉言，故使爾耳」¹²。《別譯雜阿含經》，既注有「秦言」，似乎沒有非西晉以前譯出不可的理由！

總之，《別譯雜阿含經》是古譯，比五〇卷本的譯出為早，所以「別譯」二字，不是初譯的經名，而是後人附加的。

（三）考所屬之部派

1、次第與五〇卷本相同，文義略有出入

二〇卷本的《別譯雜阿含經》，只是五〇卷本的一部分，次第相同，而文義略有出入。

2、考所屬部派，屬飲光部誦本

（1）查他人之研究

《俱舍論稽古》，論斷二〇卷本為飲光部的誦本；或推論為可能與化地部，或法藏部誦本相近¹³。

（2）抉擇論述他人之研究

化地部，法藏部，飲光部，都是上座部分別說系流出的部派。同出於一系，如說近於化地部與法藏部，怎能一定說不近於飲光部呢！

在教義上，飲光部主張「過去未與果業是有」，與說「三世有」的說一切有部（赤

⁹ 《開元釋教錄》卷4（大正55・518c-519a）。

¹⁰ 編按：大正藏是「十五」。

¹¹ 《阿毘達磨俱舍論稽古》卷上（大正64・446a-b）。

¹² 《出三藏記集》卷9（大正55・63c）。

¹³ 水野弘元《部派佛教與雜阿含》（《國譯一切經》卷1・432-433）。

銅鑠部所傳，飲光部從說一切有部分出）要接近些。

3、小結

五〇卷本是說一切有部的誦本，次第與二〇卷本相近，所以被稱為《別譯雜阿含經》的，屬於飲光部誦本是更有可能的。

（四）《別譯雜阿含》，與《雜阿含》之比對

1、《雜含》有大小二本，以《別譯雜阿含經》為小本

◎玄奘所譯《俱舍論》，引《雜阿笈摩》為婆柁梨說偈¹⁴；

◎真諦舊譯的《俱舍釋論》，作「少分阿含」¹⁵。

依此，《俱舍論稽古》說：雜含有大小二本，而此文沒大本，僅見小本，故以《別譯雜阿含經》為小本¹⁶。

2、「少分阿含」即《別譯》，是《雜阿含經》的一部分，而內容自成部類

「少分阿含」，是《雜阿含經》的一部分，而自成部類的。

（1）偈頌部分共一三卷，與五〇卷本的「八眾誦」一三卷相當

二〇卷本，分為二誦：

「初誦」一二卷，是有偈的；「二誦」七卷是長行，末卷又有偈頌。偈頌部分共一三卷，與五〇卷本的「八眾誦」（「眾相應」）——一三卷相當。

（2）七卷長行，是「如來所說誦」的一部分，比對五〇卷本，僅四卷

「二誦」的七卷長行，是「如來所說誦」的一部分；比對五〇卷本，僅四卷（弱）。

（3）比對了知二本是不同的組織

從末卷又是偈頌；及長行部分七卷，僅及五〇卷本的四卷來說，這部二〇卷本，可能是有遺落的。這部二〇卷本，比之五〇卷本，不只是不同部派所傳誦，也是不同的組織。

3、依二本與論之比對，《雜阿含經》次第可見已有三十八卷

《稽古》的「大本」、「小本」說，對《雜阿含經》的綜集完成過程，倒是可以提貢說明的（如下文說）。

（1）依論得二十一卷，依別譯得十七卷

《別譯雜阿含經》，全部都有攝頌（偶缺），比對《雜阿含經》，凡一七卷。

這樣，依《瑜伽師地論攝事分》，得二一卷的次第；依《別譯雜阿含經》，得一七卷次第。

（2）全經四八卷次第可見的，已有三十八卷

在全經四八卷中，次第可見的，已有三八卷了。

（3）結語

以此為基礎，相信《雜阿含經》全部次第的整理，誦品的分類，應該會更適當些。
《雜阿含經》少數經的異譯，從略。

¹⁴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9〈9 破執我品〉（大正 29，154b22）：「世尊於雜阿笈摩中，為婆羅門婆柁梨說」。

¹⁵ 《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22〈9 破說我品〉（大正 29，306a7）：「於少分阿含中，為波遮利婆羅門說此偈言」。

¹⁶ 《阿毘達磨俱舍論稽古》卷上（大正 64・446a）。

二、雜阿含經的三部分 (pp.6-11)

一、雜阿含的經名譯語

(一) 例舉二譯師的譯語

四阿含中的《雜阿含經》，

1、義淨譯為《相應阿笈摩》

唐義淨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中，列舉內容的種種相應，名之為《相應阿笈摩》¹⁷。這一名稱，與巴利五部中的《相應部》，名義恰好相合。

2、玄奘譯為《雜阿笈摩》

唐玄奘在《瑜伽師地論攝事分》中，也列舉了種種相應，但說：「即彼一切事相應教，間廁鳩集，是故說名雜阿笈摩」¹⁸。種種事相應教所集成的，為什麼不名為「相應」，而稱為「雜」呢？

(二) 會通雜與相應的關係

1、「雜」不一定是雜亂，是次第相間雜的意義

雜與相應，同是 *Samyukta*, *Samyutta* 的對譯，只是譯語的不同。在中國文字中，「雜」不一定是雜亂，「間廁」正是次第相間雜的意義。

2、相應修多羅，不只是相應，又有相次相間雜的意義

相應修多羅的結集，如《瑜伽論》所說：「結集如來正法藏者，攝聚如是種種聖語，為令聖教久住世故，以諸美妙名句文身，如其所應，次第安布，次第結集」¹⁹。原始的結集是：隨義類相同的，分為不同部類，次第安布，集成種種相應。相應修多羅，不只是相應，又有相次相間雜的意義，所以古人多數譯為《雜阿含經》。

二、佛法根本「一切事相應教」的次第成立，是說一切有系的古老傳承

(一) 過去與近代之研究意見：同時集成或先後集成

四阿含經，一向以為是同時集成的，但在近代研究中，雖意見不完全一致，而同認為成立是有先後的。

(二) 導師對「事相應教」次第成立的考察

1、「事相應教」的三說文獻

(1)《攝事分》的「事相應教」，保存以《雜阿含》為根本而後有其他三部的傳說

關於四阿含經集成的先後，《瑜伽論攝事分》中，意外的保存了古代的結集傳說，啟示了一項重要的意義，那就是四阿含是以《雜阿含經》為根本的，如《論》〈攝事分〉卷 85（大正 30・772c）說：

「雜阿笈摩者，謂於是中，世尊觀待彼彼所化，宣說如來及諸弟子所說相應，蘊、界、處相應，緣起、食、諦相應，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

¹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 39（大正 24・407b）。

¹⁸ 《瑜伽師地論》卷 85（大正 30・772c）。

¹⁹ 《瑜伽師地論》卷 25（大正 30・418c）。《顯揚聖教論》卷 6 相同（大正 31・508c）。

入出息念、學、證淨等相應；又依八眾說眾相應。……即彼一切事相應教，間廁鳩集，是故說名雜阿笈摩」。

「即彼相應教，復以餘相處中而說，是故說名中阿笈摩。即彼相應教，更以餘相廣長而說，是故說名長阿笈摩。即彼相應教，更以一二三等漸增分數道理而說，是故說名增一阿笈摩」。

佛法只是「一切事相應教」，隨機散說，依相應部類而集成的，是《雜阿含經》。然後依不同意趣，更為不同的組織，成為《長》、《中》、《增一》（約「分數」說，名為《增支》）——三部。三阿含的法義，雖有不同的部分，但論到佛法根本，不外乎固有的「一切事相應教」的闡明，所以四部都被稱為「事契經」。

〔2〕《本地分》所說的九事即一切事相應教，是雜阿含的部類內容

說到「事」，如《瑜伽師地論》（本地分）卷3（大正30・294a）說：

「諸佛語言，九事所攝。云何九事？一、有情事；二、受用事；三、生起事；四、安住事；五、染淨事；六、差別事；七、說者事；八、所說事；九、眾會事。有情事者，謂五取蘊。受用事者，謂十二處。生起事者，謂十二分緣起及緣生。安住事者，謂四食。染淨事者，謂四聖諦。差別事者，謂無量界。說者事者，謂佛及彼弟子。所說事者，謂四念住等菩提分法。眾會事者，所謂八眾」。

佛所說的，不外乎九事，就是『一切事相應教』的事，《雜（相應）阿含經》的部類內容。

〔3〕《雜事》亦以種種相應，立為多品

《雜事》也說到依種種相應，立為多品²⁰。

2、三說之比對

〔1〕三說之品目比對

上來三說，今對列如下：

《瑜伽本地分》	《瑜伽攝事分》	《雜事》
1.五取蘊	3.蘊	1.五蘊
2.十二處	5.處	2.六處
3.十二緣起	6.緣起	4.緣起
4.四食	7.食	
5.四聖諦	8.諦	5.聖諦
6.無量界	4.界	3.十八界
7.佛及弟子	1.弟子所說	6.聲聞所說
	2.如來所說	7.佛所說
8.四念住等	9.念住等	8.念住等
9.八眾	10.八眾	9.伽他

²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39（大正24・407b）。

(2) 三說的內容，大體一致

上列三說，雖次第、開合小異，而內容是大體一致的。

(3) 三說同屬上座系

《雜事》是說一切有部律，《雜阿含經》是說一切有部的誦本，

《瑜伽論》多少採取經部說，經部也是從說一切有部分化出來的。

(4) 小結

所以，《瑜伽論》與《雜事》所傳，與漢譯《雜阿含經》相合，可見『事相應教』的次第成立，以《雜阿含經》為根本的傳說，是屬於說一切有部的，是上座部中說一切有系的古老傳承。

三、《攝事分》抉擇「事契經」只有七事，為原始的「相應修多羅」

(一)《攝事分》將「事相應教」分為三大類，是相應修多羅的全部內容

一切「事相應教」，是分為三大類的，如《瑜伽師地論》〈攝事分〉卷 85（大正 30・772c）說：

「如是一切相應，略由三相。何等為三？一是能說，二是所說，三是所為說。

若如來、若如來弟子，是能說，如弟子所說、佛所說分。

若所了知·若能了知，是所說，如五取蘊、六處、因緣相應分（——所了知），及道品分（——能了知）。

若諸苾芻、天、魔等眾，是所為說，如結集品」。

「一切事相應教」，分為三類：

一、約能說人立名，是如來及弟子所說相應。

二、約所說法立名，如蘊相應等是所了知，念住等相應是能了知。

三、約所化眾立名，如苾芻相應、魔相應等。

這三大類，是相應修多羅，就是《雜阿含經》的全部內容。

(二)《本地分》解說修多羅僅八事，少了「八眾」偈頌的部分

進一步的探究起來，如《瑜伽論本地分》，解說十二分教的修多羅說：

「無量蘊相應語，處相應語，緣起相應語，食相應語，諦相應語，界相應語，聲聞乘相應語，獨覺乘相應語，如來乘相應語，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等相應語，不淨、息念、諸學、證淨等相應語，……是名契經」²¹。

所說的內容與次第，與「九事」相合，但除去了「八眾」的眾會事——偈頌部分。以八事為契經（修多羅），那是修多羅與偈頌分立，偈頌被看作修多羅相應以外的。

「佛及弟子事」，分別為聲聞乘、獨覺乘、如來乘相應語，是對《雜阿含經》中，「如來所說」、「弟子所說」部分，解說為三乘教法的根源。這是後代佛弟子，面對三乘聖教的流行，而理解到淵源於根本聖典，在「如來所說」、「弟子所說」部分，也確乎是不無線索可尋的。

這樣，修多羅僅是八事，「八眾」的偈頌部分，被簡別了。

²¹ 《瑜伽師地論》卷 25（大正 30・418b-c）。

（三）《攝事分》抉擇「事契經」時，僅有蘊相應等七事

再進一步說，〈攝事分〉雖總舉九事，以說明相應的「事契經」，但抉擇「事契經」的「摩呬理迦」，不但沒有偈頌部分，也沒有「如來所說」及「弟子所說」，僅有九事中的前七事。

（四）結論

1、「修多羅」從「四阿含」而略為《雜阿含經》的三大類

這樣，「事契經」——「修多羅」的內容，從「四阿含」而略為《雜阿含經》的三大類；

2、又從三大類除去偈頌與如來、弟子所說

又從三類而除去偈頌部分；更除去「如來所說」、「弟子所說」，

3、「相應修多羅」僅是蘊相應等七事，是根本、原始的部分

而「相應修多羅」，僅是蘊、處、緣起、食、諦、界、及念住等道品。蘊相應等七事，為（九）事相應教的根本部分，是原始的「相應修多羅」。

4、小結

最初結集的，名為相應、修多羅；其後次第集出的，合在一起，也就稱為「一切事相應」的「事契經」。其實，原始的、根本的「相應修多羅」，只是《瑜伽師地論攝事分》中，抉擇「事契經」的部分。

【附錄】《雜阿含經》〈五陰誦〉攝頌

大正藏		復原 次第	《雜阿含經》〈五陰誦〉攝頌	經數	
卷	次第			攝頌	修訂
1	一	一	無常 ⁽¹⁾ 及苦空，非我 ²² 正思惟 ⁽²⁾ ； ²³ 無知等四種 ⁽³⁻⁶⁾ ， ²⁴ 及於色喜樂 ⁽⁷⁾ 。 ²⁵	7	10
1	二	二	過去四種說 ⁽⁸⁾ ，厭離 ⁽⁹⁾ 及解脫 ⁽¹⁰⁾ ； 二種說因緣 ⁽¹¹⁻¹²⁾ ，味亦復二種 ⁽¹³⁻¹⁴⁾ 。 ²⁶	7	10
1	三	三	使 ⁽¹⁵⁾ 增諸數 ⁽¹⁶⁾ ，非我 ⁽¹⁷⁾ 非彼 ⁽¹⁸⁾ ； 結繫 ⁽¹⁹⁾ 動搖 ⁽²¹⁾ ，劫波所問 ⁽²²⁾ ； 亦羅睺羅所問二經 ⁽²³⁻²⁴⁾ 。 ²⁷	9	10
1	四	四	多聞 ⁽²⁵⁾ 善說法 ⁽²⁶⁾ ，向法 ⁽²⁷⁾ 及涅槃 ⁽²⁸⁾ ； 三蜜離提問云何說法師 ⁽²⁹⁾ 。 ²⁸	5	5
10	十四	五	輸屢那三種 ⁽³⁰⁻³²⁾ ，無明亦有三 ⁽²⁵⁶⁻²⁵⁸⁾ ， 無間等 ⁽²⁵⁹⁾ 及滅 ⁽²⁶⁰⁾ ，富留那 ⁽²⁶¹⁾ 闍陀 ⁽²⁶²⁾ 。 ²⁹	10	10
10	十五	六	應說 ⁽²⁶³⁾ 小土搏 ⁽²⁶⁴⁾ ，泡沫 ⁽²⁶⁵⁾ 二無知 ⁽²⁶⁶⁻²⁶⁷⁾ ， 河流 ⁽²⁶⁸⁾ 祇林 ⁽²⁶⁹⁾ 樹 ⁽²⁷⁰⁾ ，低舍責 ⁽²⁷¹⁾ 諸想 ⁽²⁷²⁾ 。 ³⁰	10	10
3	九	七	生滅 ⁽⁵⁹⁾ 以不樂 ⁽⁶⁰⁾ ，及三種分別 ⁽⁶¹⁾ ； 貪著 ⁽⁶²⁾ 等觀察 ⁽⁶³⁾ ，是名優陀那 ⁽⁶⁴⁾ 。 ³¹	6	6
3	十	八	受 ⁽⁶⁵⁾ 與生 ⁽⁶⁶⁾ 及樂 ⁽⁶⁷⁾ ，亦說六入處 ⁽⁶⁸⁾ ； 一一十二種，禪定三昧經。 ³²	4	48
3	十一	九	其道有三種 ⁽⁶⁹⁾ ，實 ⁽⁷⁰⁾ 覺 ⁽⁷¹⁾ 亦三種； 有身四種說，羅漢有六種。 ³³	3	16

²² (1)《雜阿含經》卷1(大正02, 1c20-21)。

(2)《雜阿含經論會編(上)》，p.6，附註9：依下攝頌，無常，苦，空，無我是四經，故別出。

※編按：導師的修訂為：第1、2、3、4經。

²³ ※編按：導師的修訂為：第5經。

²⁴ ※編按：導師的修訂為：第6、7、8、9經。

²⁵ ※編按：導師的修訂為：第10經。

²⁶ (1)《雜阿含經》卷1(大正02, 3a4-5)。

(2)蘇錦坤著，〈《雜阿含經》攝頌初探〉，《福嚴佛學研究(四)》，p.120：依攝頌「過去四種說」算為四經則為十經。

²⁷ (1)《雜阿含經》卷1(大正02, 5b26-27)。

(2)《會編(上)》，p.30，附註2：「染」原本「(20經)深」。依《論》：「二、愛染所染諸有漏事」，知深乃染字形似之誤，今改。「染經」與上「結所繫」經。

(3)蘇錦坤(2009)，p.120：將攝頌所無「20經」計入則為十經。

²⁸《雜阿含經》卷1(大正02, 6a22-23)。

²⁹《雜阿含經》卷10(大正02, 67a20-21)。

³⁰《雜阿含經》卷10(大正02, 72b12-13)。

³¹《雜阿含經》卷3(大正02, 17a21-22)。

³² (1)《雜阿含經》卷3(大正02, 18a24-25)。

(2)《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九章，p.693：「受」、「生」、「樂」、「六入」一四經，每經有從「觀察……作證十二經」，實計為四八經。

大正藏		復原 次第	《雜阿含經》〈五陰誦〉攝頌	經數	
卷	次第			攝頌	修訂
3	十二	十	知法 ⁽⁷²⁾ 及重擔 ⁽⁷³⁾ ， 往詣 ⁽⁷⁴⁾ (差別) ⁽⁷⁵⁾ 觀 ⁽⁷⁶⁾ 欲貪 ⁽⁷⁷⁾ ； 生 ⁽⁷⁸⁾ 及與略說 ⁽⁷⁹⁾ ，法印 ⁽⁸⁰⁾ 富蘭那 ⁽⁸¹⁾ 。 ³⁴	9	13
2	五	十一	竹園 ⁽⁸²⁾ 毘舍離 ⁽⁸³⁾ ，清淨 ⁽⁸⁴⁾ 正觀察 ⁽⁸⁵⁾ ； 無常 ⁽⁸⁶⁾ 苦 ⁽⁸⁷⁾ 非我 ⁽³³⁾ ，五 ⁽³⁴⁾ 三 ⁽³⁵⁾ 與十六 ⁽³⁶⁾ 。 ³⁵	10	10
2	六	十二	我 ⁽³⁷⁾ 卑下 ⁽³⁸⁾ 種子 ⁽³⁹⁾ ，封滯 ⁽⁴⁰⁾ 五轉 ⁽⁴¹⁾ 七 ⁽⁴²⁾ ；二繫 著 ⁽⁴³⁻⁴⁴⁾ 及覺 ⁽⁴⁵⁾ ，三世陰世食 ⁽⁴⁶⁾ 。 ³⁶	10	10
2	七	十三	二信 ⁽⁴⁷⁻⁴⁸⁾ 二阿難 ⁽⁴⁹⁻⁵⁰⁾ ，壞法 ⁽⁵¹⁾ 鬱低迦 ⁽⁵²⁾ ；婆羅 ⁽⁵³⁾ 及世間 ⁽⁵⁴⁾ ，陰 ⁽⁵⁵⁾ 漏、無漏法 ⁽⁵⁶⁾ 。 ³⁷	10	10
5	十三	十四	彼多羅 ⁽⁵⁷⁾ 十問 ⁽⁵⁸⁾ ，差摩 ⁽¹⁰³⁾ 焰 ⁽¹⁰⁴⁾ 仙尼 ⁽¹⁰⁵⁾ ；阿[少/ 兔]羅 ⁽¹⁰⁶⁾ 長者 ⁽¹⁰⁷⁾ ，西 ⁽¹⁰⁸⁾ 毛端 ⁽¹⁰⁹⁾ 薩遮 ⁽¹¹⁰⁾ 。 ³⁸	10	10
2	八		陰、根、陰即受，二陰共相關；名字、因、二味，我慢、 疾漏盡 ⁽⁵⁸⁾ 。 ³⁹		

(福嚴大四李健秋製表 2014/6)

³³ (1)《雜阿含經》卷3(大正02, 19a2-3)。

(2)《會編(上)》，p.115，附註6：依攝頌：「其道有三種，實、覺亦有三種」，三經各有「當說」，「有」(實有)，「知」(覺)，成為九經；

編按：「身」算為一經，「羅漢」算為六經，共計十六經。

³⁴ (1)《雜阿含經》卷3(大正02, 21a23-24)。

(2)《會編(上)》，p.127，附註1：以下四經，立三世有性，為說一切有部立義所依；

編按：「略說」算為四經。

³⁵ 《雜阿含經》卷2(大正02, 8b13-14)。

³⁶ 《雜阿含經》卷2(大正02, 12a7-8)。

³⁷ 《雜阿含經》卷2(大正02, 13c5-6)。

³⁸ 《雜阿含經》卷5(大正02, 37b26-27)。

³⁹ (1)《雜阿含經》卷2(大正02, 15b2-3)。

(2)《會編(上)》，p.179，附註4：此頌是「內攝頌」，攝一經十問之義，與攝十經為一頌不同。又原本作「二味」，今改「二我慢」，即「我慢」與「無我慢」。

三、相應修多羅與摩呬理迦（一）（pp.11-18）

一、《雜阿含經》的相應修多羅與《攝事分》十四卷內容完全一致

先明《雜阿含經》三大部類的第一部——相應修多羅，內容為蘊，處，緣起，食，諦，界，道品——七事。

《瑜伽師地論攝事分》中，卷八五到九八，共一四卷，就是抉擇經義的摩呬理迦。以論文對讀《雜阿含經》，可說是完全一致的。

（一）「界」與「緣起」為一類，是上座部的古義

特別是，「界」在「聖諦」以下，「道品」以上，與「緣起」合為一類，似乎是次第不順，但這恰好與《雜阿含經》相同。

在《相應部》中，「界相應」也是編在〈因緣篇〉（Nidāna-vagga）中的。

「界」與「緣起」為一類，應該是上座部的古義。

（二）《雜事》與《攝事分》對界的歸類是後來改定的

由此可見，《雜事》以「處、界」為一類，《攝事分》以「蘊、處、界」為一類，都是依據後代論師的通說而改定的。

二、經論比對

（一）經論比對《攝事分》所依的經本，與漢譯《雜阿含經》是一致的

抉擇《雜阿含經》義的摩呬理迦，曾於《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詳為比對⁴⁰，偶有些疏失，將在《經論會編》中改正，這裡不再詳列。

依論文，這部分是分為四分的；經與論的卷數，總列如下：

行（五蘊）擇攝第一	論：卷 85—88
	經：卷 1・卷 10・卷 3・卷 2・卷 5
處擇攝第二	論：卷 89—92
	經：卷 8・卷 9・卷 43・卷 11・卷 13
緣起、食、諦、界 擇攝第三	論：卷 93—96
	經：卷 12・卷 14・卷 15・卷 16・卷 17
菩提分法擇攝第四	論：卷 97—98
	經：卷 24・（卷 25，佚）・卷 26・卷 27・卷 28・卷 29・卷 30

依論文去對讀經文，可以確信《攝事分》所依的經本，與漢譯《雜阿含經》是一致的。

（二）比對後的結果

從經論的比對中，可以理解到：

1、論義是依經而立的

一、論義是依經而立的。

⁴⁰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636-664）。

經有「五陰」，「六入處」，「雜因」，「道」——四誦（品），論也分「行擇攝」，「處擇攝」，「緣起食諦界擇攝」，「菩提分法擇攝」——四擇攝。每一擇攝，立攝頌，分論義為多少門，然後分門解經。或一經有二門、三門，或總攝數經為一門，不一定是一經一論相對的。

2、經義相似就略而不談，非有經無論

二、經義有些是相同的，所以已經論到過的，後面就略而不談。這一類有經而沒有論，不能說是缺失，或所依經本不同的。

3、論的前三擇攝與經同，唯第四次第上有些倒亂

三、《瑜伽論》的前三擇攝（行，處，緣起食諦界），內容上，次第上，與漢譯《雜阿含經》，最為符合（當然句義也有少些出入）。第四「菩提分法擇攝」，由於經文多而義少，所以論文綜合而說，次第上偶有些倒亂。

4、道品中的根與力皆超出了菩提分法的範圍

四、在「道品」中，「根」與「力」，應該是五根、五力。但《雜阿含經》與《論》，「根」中說到二十二根，《相應部》的「根相應」，也是這樣的，這可見在上座部中，早就這樣的了。

「力」中，廣說二力、三力、四力、五力、六力、七力、八力、九力、十力，以增一法而編集種種力，與《相應部》的「力相應」，但明信等五力，是非常不同了。

「根」與「力」，都超出了菩提分法的範圍，這是將有關根與力的教說，都類集在「根」與「力」的相應中了。

5、依據論文，「道品」的經文，是有缺失的

五、依據論文，「道品」的經文，是有缺失的。

(1) 論有「穗」與「成就」二門而經文卻沒有

如「念住」中，末後有「穗」與「成就」二門⁴¹，而經文卻沒有。

(2) 論有「正斷」、「神足」一攝頌，經文也沒有

接著，《論》明「正斷」、「神足」，僅一攝頌，經文也沒有。

(3) 論明二十二根

次明「根」：《論》明「安立」中，總明二十二根；次說「所行境」，也不見經文。

A、北傳僅八根

經卷二六，開始就說：「有三根：未知當知根，知根，無知根」⁴²。這是二十二根中末後的三根。經文雖廣說信，精進，念，定，慧——五根，卻沒有說到其他十四根，這顯然是有缺失的。

B、南傳有二十二根

考《相應部》的「根相應」，共七品，當然是以信等五根為主的。

第三「六根品」，有「女，男，命」——三根；

「未知當知，知己，具知」——三根；

「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⁴¹ 《瑜伽師地論》卷 98(大正 30，1c-862a)。

⁴² 《雜阿含經》卷 26(大正 2，182a)。

第四「樂根品」，明「樂，苦，憂，喜，捨」——五根。
總合起來，就是二十二根。

C、論說「所行境」內容廣了些，與「根相應」的四二經，意義完全相合

尤其是《(瑜伽)論》說「所行境」，明眼等六根領境的差別，(修四念住，七覺分，得明解脫)，而歸於涅槃的無對。這雖然內容廣了些，與「根相應」的四二經，意義完全相合⁴³。

(4) 斷定《雜阿含經》的「念住、正斷、神足」，皆有缺失

所以今斷定為：

《雜阿含經》的「念住」，末後有缺失；

「正斷」、「神足」全缺；

「根」的前分，也有缺文。

「念住」為經的卷二四，「根」為經的卷二六，中間所缺的，應為《雜阿含經》卷二五⁴⁴。由於經文佚失，或者以《無憂王譬喻》的一部分來代替。

6、論文所抉擇的經義，實包含了《雜含》以外的經義

(1) 論文所抉擇的經義，雖《雜含》無卻非遺失，而是抉擇餘阿含的經義

六、論文的抉擇經義，有的(或有攝頌，或沒有攝頌)長篇論義，沒有《雜阿含經》文可以比對。但經審細的探究，這不是現存的《雜阿含經》有所遺落，而是這些論義，是抉擇其他的阿含經義，主要是《中阿含經》(說一切有部誦本)。

《瑜伽師地論攝事分》，依《雜阿含經》次第，抉擇經義，這是無可懷疑的。論文先立喏陀南頌(攝頌)，然後依頌所列舉的項目，一一的抉擇。這些「修多羅相應」所沒有的論義，少數的不在攝頌以內，可說是附義，附帶的論及，而多數卻是攝頌所固有的。

抉擇《雜阿含經》的論義，而包含了《雜含》以外的經義，這是值得重視的(下文會討論到這一問題)！

(2) 「修多羅相應」以外的論義，所依餘經有《中阿含》《增支部》及《中部》

現在，把「修多羅相應」以外的論義，所依據的經典，列舉如下。

A、有論義的相關經典

凡攝頌所固有的，加頌目(「」)於上。

⁴³ 《相應部》(四八)「根相應」(南傳 16c, 40-41)。

《瑜伽師地論》卷 98(大正 30, 863b)。

⁴⁴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對於『道品』的缺失部分，推定為卷 23、卷 25——兩卷(六六五)。今改正為卷 25——一卷；《雜阿含經》缺失的另一卷，應為原譯本卷 22，如下「如來所說」中說。

《論》卷 87	《長含》(二一)《梵動經》 ⁴⁵
《論》卷 88~89	「業」:《中含》(一七一)《分別大業經》 《中含》「業相應品」第二 《中含》(一二)《和破經》 《中含》(一三)《度經》 《中含》(一九)《尼乾經》
《論》卷 90	「三空性」:《中含》(一九〇)《小空經》 《中含》(一九二)《大空經》
《論》卷 92	「師第二圓滿」:《中含》(一六三)《分別六處經》 《中含》(一六九)《拘樓瘦無諍經》
《論》卷 93	「甚深」:《中含》(九七)《大因經》
《論》卷 94	「解」:《中含》(二三)《智經》 《中含》(九)《七車經》
《論》卷 95	「如理」:《中含》(一〇)《漏盡經》 「攝」:《中含》(三〇)《象迹喻經》 「集諦」:《雜含》(大正)九八四經
《論》卷 96	《雜含》(大正)九六九經 「愚夫」:《中含》(一八一)《多界經》 「問記」:《中含》(一一九)《說處經》 《中含》(二二 ⁴⁶)《成就戒經》
《論》卷 97	「沙門」:《中含》(一〇三)《師子吼經》 「沙門義」:《中含》(一六二)《分別六界經》 「喜樂」:《中含》(一)《善法經》 「一切法」:《中含》(一一三)《諸法本經》 「梵行」:《中含》(一一一)《達梵行經》 「數取趣」:《中含》(一一二)《阿奴波經》 「超」:《雜含》(大正)一〇四二・一〇四三經 「二染」:《中含》(七五)《淨不動道經》

B、說明

(A)《攝事分》包含了二十部以上的《中阿含經》

依《雜阿含經》「修多羅相應」的次第，抉擇「事相應教」的《瑜伽論攝事分》，包含了二十部以上的《中阿含經》；

(B)有些是編入《增支部》，有些與《中部》相當

這些經，在赤銅鑠部的巴利藏中，有些是編入《增支部》的。

⁴⁵ 《長阿含經》(二一)《梵動經》，為法藏部誦本。赤銅鑠部所誦，為《長部》(一)《梵網經》。說一切有部也名為《梵網經》，但沒有譯出。依論義抉擇，還論到《中部》(一〇二)『五三經』。在說一切有部，『五三經』應屬於《長阿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721)。

⁴⁶ 導師的原書為「一二二」，編者查證為「二二」。

(3)「修多羅相應」以外的論義，皆屬《雜含》「如來所說」的部分

《攝事分》又引用了「修多羅相應」以外的《雜阿含經》，

◎如（大正藏編號）九六九經，與巴利《中部》（七四）《長爪經》相當。

◎一〇四二・一〇四三經，與《中部》（四一）《薩羅村婆羅門經》；（四二）《毘蘭若村婆羅門經》相當。

◎九八四經，就是《增支部》「四集」一七九經。

《攝事分》所引用的，「修多羅相應」以外的《雜阿含經》，都屬於「如來所說」。

(4) 小結

《攝事分》的抉擇經義，包容了「修多羅相應」以外的經典，確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四、祇夜——有偈部分（二）（pp.18-24）

一、有偈部份，是古代「祇夜」的實存部類

《雜阿含經》的有偈部份，是古代「祇夜」的實存部類，試為解說。

（一）「修多羅」與「祇夜」的次第，始終位列於前二

九分（十二分）教中，「修多羅」與「祇夜」，在不同部派的傳述中，始終不移的位列第一、第二，不是其他分教次第不定可比的，這是應該注意的問題！

（二）修多羅的意義

修多羅（sūtra, sutta），義譯為經，契經，所以《雜阿含經》——《相應阿含經》，全部都可以稱為「相應修多羅」。

（三）修多羅與祇夜的差異

1、在《瑜伽論》中，修多羅與祇夜相對而被局限於長行的直說

上文說到，《瑜伽論》在解說十二分教時，修多羅與偈頌相對，被局限於長行直說⁴⁷。

2、《相應部》的「有偈篇」，覺音解說為祇夜

因此想到了，《雜阿含經》的有偈部分，與《相應部》的「有偈篇」（Sagātha-vagga）相當，覺音是解說為祇夜的⁴⁸。

3、從上座部初期的論題，來推論《雜阿含經》的有偈部分，可能就是早期的祇夜

《雜阿含經》的蘊、處等相應部分，是原始的「相應修多羅」。

如初期的阿毘達磨——◎說一切有部的《法蘊足論》，

◎赤銅鑠部的《分別論》，

◎分別說系的《舍利弗阿毘曇》，

分別的論題，就不外乎這些相應⁴⁹。

這樣，《雜阿含經》的有偈部分，可能就是早期的祇夜！

4、《雜阿含經》的有偈部分，《瑜伽論》確是稱為祇夜的

《瑜伽師地論思所成地》說：「天！我如如捨劬勞，如是如是無減劣。如是廣說鮮白品，此中祇焰頌應知」⁵⁰！天問渡瀑流，佛說此祇焰頌，《瑜伽論》給以抉擇。此經，見於《相應部》「有偈品」，《雜阿含經》有偈部分⁵¹，雖文句不同，而意義一致。這可見《雜阿含經》的有偈部分，《瑜伽論》確是稱為祇焰——祇夜的。

二、祇夜的意義

（一）祇夜的字義

祇夜（geya, geyya），從字義來說，不外乎歌詠的意思。

然在九分或十二分教中，與同為偈頌體的伽陀（gāthā）、優陀那（Udāna），到底有什

⁴⁷ 《瑜伽師地論》卷 25(大正 30, 418b-c)。

⁴⁸ 《一切善見律注序》(南傳 65・38)。

⁴⁹ 《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70-71)。

⁵⁰ 《瑜伽師地論》卷 18(大正 30, 378a)。

⁵¹ 《雜阿含經》卷 48(大正 02, 348c)。《相應部》「諸天相應」(南傳 12・1-2)。

麼差別？一般譯祇夜為應頌、重頌，指長行說明後，再以偈頌來說明，使意義更為明顯的部類，但這不是祇夜的原始意義。

（二）考察祇夜的原始意義

1、引《婆沙論》

如《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26（大正 27，659c）說：

「應頌云何？謂諸經中，依前散說契經文句，後結為頌而諷誦之，即結集文、結集品等」。

「如世尊告苾芻眾言：我說知見能盡諸漏，若無知見能盡漏者，無有是處。世尊散說此文句已，復結為頌而諷誦言：有知見盡漏，無知見不然；達蘊生滅時，心解脫煩惱」。

《大毘婆沙論》，集成於西元二世紀，在有關（九或）十二分教解說的現在聖典中，這是比較早出的一部。論文分為二段：

一、「依前散說契經文句，後結為頌而諷誦之」，是說明體裁。「即結集文、結集品等」，是指明部類。

二、「如世尊言」以下，又舉例以說明先長行而後重頌，與一般所說的「重頌」相合，但不是「結集文」、「結集品」的原義，是一般後起的解說。

2、引《大智度論》

《大智度論》說：「諸經中偈名祇夜。……亦名祇夜，亦名伽陀」⁵²。這是泛說，不能明了祇夜的特殊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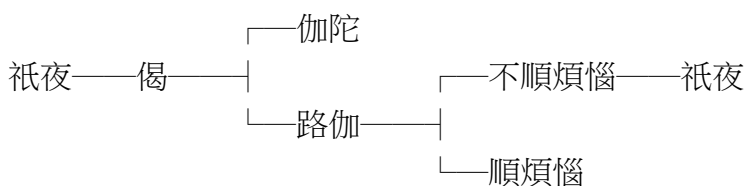
3、引《成實論》

西元三、四世紀間所造的《成實論》卷 1（大正 32・244c・245a）說：

「祇夜者，以偈頌修多羅」。

「第二部說（名）祇夜，祇夜名偈。偈有二種：一名伽陀，一名路伽。路伽有二種：一順煩惱，二不順煩惱。不順煩惱者，祇夜中說。是名伽陀」。

《成實論》初解「祇夜」為重頌。在解說伽陀時，又說到「祇夜名偈」，以及「祇夜」的特殊意義。依《論》說，分別如下：



「祇夜」是一切偈頌的通名，又有特殊的祇夜。依《論》說：偈有伽陀與路伽的分別。伽陀是宣說佛法的偈頌；路伽是世間的偈頌；路伽（loka）是世間的意思。世間的偈頌，有順煩惱的（誨淫、誨盜的詩歌）；有不順煩惱的，世間偈頌而不會引起煩惱的，就是「祇夜」。

《成實論》雖作這樣的分別，但對分教的「祇夜」來說，意義還是不明了，應從「結

⁵² 《大智度論》卷 33(大正 25，306c-307a)。

集文」、「結集品」去研究解決。

4、引《瑜伽論》明結集文與結集品的差別

(1) 引論的二段文

《瑜伽論攝事分》，有關於《雜阿笈摩》內容的說明，提到了「結集品」。《論》文有先後二段，次第說明，現分列為上下，以便作對照的研究。如《論》卷 85（大正 30，772c）說：

雜阿笈摩者，謂於是中，世尊觀待彼彼所化，宣說：	
如來及諸弟子所說相應。	當知如是一切相應，略由三相。何等為三？ 一是能說，二是所說，三是所為說。 若如來、若如來弟子，是能說，如弟子所說佛所說分。
蘊，界，處相應；緣起，食，諦相應；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入出息念，學，證淨等相應。	若所了知，若能了知，是所說，如五取蘊，六處，因緣相應分，及道品分。
又依八眾，說眾相應。	若諸苾芻，天，魔等眾，是所為說，如結集品
後結集者，為令聖教久住，結唄陀南頌，隨其所應，次第安布。	

(2) 比對結果

依此對比，從先後的多少差別中，可以了解早期「祇夜」的意義。

A、結唄陀南頌是祇夜的「結集文」

「後結集者，為令聖教久住，結唄陀南頌」，結成的唄陀南頌，不是別的，正是古代集經者的攝頌。如《分別功德論》說：「撰三藏訖，錄十經為一偈。所以爾者，為將來誦習者，懼其忘誤，見名憶本，思惟自寤」⁵³。

結經為偈，在十經後，也有總列在最後，終於自成部類的⁵⁴。

◎原始結集，無論是「法」——相應修多羅，是「律」——波羅提木叉，都是長行散說，名為修多羅。

◎攝十經為一偈，就是名為祇夜的「結集文」，這是便於記誦的，世俗共有（而不順煩惱）的結頌法。

B、「八眾誦」是祇夜的「結集品」

《論》文次後又說：「若諸苾芻，天，魔等眾，是所為說，如結集品」。論內容，就是先說的，「又依八眾說眾相應」，但別有部類的「結集品」，是《雜阿含經》的「眾相應」——「八眾誦」，與《相應部》的「有偈品」相當，與先說「為令聖教久住，結唄陀南頌」，是不同的。

這就是《大毘婆沙論》所說，「祇夜」有「結集文」與「結集品」的差別。以「結集文」與「結集品」為「祇夜」，為傳承中的又一古義，得《瑜伽論》而充分明

⁵³ 《分別功德論》卷 1（大正 25，32b）。

⁵⁴ 結偈而別為部類的，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頌》。

了出來。

(三) 結說

◎最初結案「相應修多羅」時，是長行直說；附以攝頌（結集文），名為「祇夜」，是初二分教的本義。

◎其次集成有偈頌的「八眾誦」（結集品），也就名為「祇夜」，成為《雜阿含經》的又一部分⁵⁵。

三、依《別譯》可比對出結集品的祇夜——「八眾誦」的次第

名為「結集品」的「祇夜」，是《雜阿含經》三大部分之一，在現存本中，次第也是有錯亂的，好在有《別譯雜阿含經》可以比對。

《別譯》前一二卷及卷二〇，與《雜阿含經》的「八眾誦」相當，攝頌多數保存，便於整理，所以近代學者，都依《別譯》二〇卷本，比對出《雜阿含經》「八眾誦」的次第⁵⁶。

「八眾誦」——「祇夜」的次第，現存本有四卷的錯亂，《雜阿含經》原譯本的次第，應該是：

卷 38 • 卷 39 • 卷 40 • 卷 46 • 卷 42 • 卷 4 • 卷 44 • 卷 45 • 卷 36 • 卷 22 •
卷 48 • 卷 49 • 卷 50

⁵⁵ 參閱《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512-518)。

⁵⁶ 呂澂《雜阿含經刊定記》(《內學》第一輯 p.110-113)。前田惠學《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p.654-655)。拙作《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669-671)。

五、記說——如來所說・弟子所說（三）（pp.24-31）

一、考察記說的內容

「記說」，為九分（或十二分）教的第三分，我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已有過廣泛的論列⁵⁷，這裏擇要（與《雜阿含經》有關）的加以敘述。

（一）大小乘對記說的譯語

vyākaraṇa, veyyākaraṇa，義譯為分別，記別、記說等，大乘佛教著重於授記，所以被譯為授記。

（二）舉論書對記說的解說

1、引《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對記說的解說

在十二分教中，記說的解說，如《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26（大正 27，659c-660a）說：

「記說云何？謂諸經中，諸弟子問，如來記說；或如來問，弟子記說；或弟子問，弟子記說；化諸天等，問記亦然。若諸經中，四種問記，若記所證所生處等」。

（1）先約人說

《大毘婆沙論》的解說「記說」，

先約問答的人說，舉如來，弟子，諸天；「如來記說」，「弟子記說」（還有「諸天記說」），不正是《瑜伽論》所說的，「如來所（記）說」，「弟子所（記）說」嗎？

（2）次約法說

次約問答的法說，是「四種問記」，「所證所生處等」。

A、四種問記為一切問答的方式，重於法義的分別

「四種問記」——一向記，分別記，反詰記，捨置記，可說是一切問答的方式。但「四種問記」，重於法義的分別，是初期佛教，因法義分別的發達，而歸納問答分別為四類的。

B、以第四捨置記考南北傳，是屬於如來記說的一部分

如第四捨置記，或作無記，無記是不予解答，無可奉告。

《雜阿含經》中，與婆蹉種出家，外道出家所作的問答，都是「無記」⁵⁸。

《相應部》的「犢子種姓相應」，「無始相應」，與此相當；這是「記說」中的無記部類，為「如來所說」的一部分。

（3）約所證所生說

A、記說，在法義之外更有對深秘的事理作明了決疑的特性

在法義分別以外，「記說」

◎又著重於三乘聖者的「所證」，如預流與阿羅漢果的記說；

◎以及佛弟子的「所生」，死了以後的未來生處。

可見在法義問答分別以外，更有對於深秘的事理，作明顯的、決了（無疑）說

⁵⁷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519-539）。

⁵⁸ 《雜阿含經》卷 34-35（大正 2，244a-250a）。

的特性。

B、比對南北傳對記說的內容

所證與所生的「記說」，

(A) 舉《雜阿含經》有關佛弟子的記說

在《雜阿含經》中，

◎如記富蘭那兄弟，同得一來果，同生兜率天⁵⁹，

◎百手釋氏得須陀洹果的記說⁶⁰，

都見於「如來所說」部分。

◎「相應修多羅」末——「不壞淨相應」中，廣記比丘等四眾弟子，及那梨迦聚落在家弟子的所證與所生，也是「記說」⁶¹。

(B) 舉《相應部》佛弟子外的記說

除佛弟子的「記說」以外，《相應部》中更多見「記說」的實存部類。

◎如「勒叉那相應」，目犍連記說夜叉鬼的形狀，由佛記說其前生的惡業⁶²，這是「弟子所說」。

◎如「龍相應」共「四十記別」，說四生龍的業報⁶³。

據此體例，那末「乾闥婆相應」，「金翅鳥相應」，「雲（天）相應」，也應該是「記說」（乾闥婆，金翅鳥，龍相應，《雜阿含經》缺）。

◎「禪定相應」，末結為「五十五記別」⁶⁴。

◎「見相應」初章，為「預流品十八記別」⁶⁵。

這些，在《雜阿含經》中，都是屬於「如來所說」的。

(4) 「如來所說」，「弟子所說」是早期記說的實存部類

依此可見，《雜阿含經》的第三部分——「如來所說」，「弟子所說」，是九分（十二分）教中，早期「記說」的實存部類。

2、引《瑜伽師地論》對記說的解說

(1) 瑜伽系論典，以顯了分別，記別未來，解說記說

《瑜伽師地論》，對「記說」的解說，如卷 25（大正 30，418c）說：

「云何記別？謂於是中，記別弟子命過已後當生等事」。

「或復宣說未了義經，是名應頌。云何記別？……或復宣說已了義經」。

瑜伽系論典，以顯了分別，記別未來——二義，解說十二分教的「記說」。

A、「記別未來」與「所證所生」同

記別弟子未來當生等事，與《大毘婆沙論》的「所證所生」相同。

B、「顯了分別」是對不了義的偈頌而廣分別說的

⁵⁹ 《雜阿含經》卷 35(大正 2，257b-c)。《增支部》「六集」(南傳 20・93)。

⁶⁰ 《雜阿含經》卷 33(大正 2，239c-240b)。《相應部》「預流相應」(南傳 16 下・266-270)。

⁶¹ 《雜阿含經》卷 30(大正 2，217a-c)。《相應部》「預流相應」(南傳 16 下・240-245)。

⁶² 《相應部》「勒叉那相應」(南傳 13・377-387)。《雜阿含經》卷 19(大正 2，135a-39a)。

⁶³ 《相應部》「龍相應」(南傳 14・397)。

⁶⁴ 《相應部》「禪定相應」(南傳 14・456)。《雜阿含經》卷 31(大正 2・222c-223b)。

⁶⁵ 《相應部》「見相應」(南傳 14・346)。

顯了分別，表示「記別」是了義經，這是對「祇夜」（應頌）是不了義經而說的，所以「記說」是偈頌的廣分別說。這一意義，《雜阿含經》是充分證明了的。

(2) 引經明「記說」的「顯了分別」是因不了義而廣為分別的

A、偈頌為有餘說，與《瑜伽論》相同

由於不了解偈義而廣為分別的，《雜阿含經》中，

◎有屬於《波羅延耶》的，如答「波羅延耶阿逸多所問」⁶⁶；「答波羅延富鄰尼迦所問」⁶⁷；「答波羅延優陀耶所問」⁶⁸；「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所問」⁶⁹。

◎有屬於《義品》的，如「義品答摩捷提所問」⁷⁰。

◎有屬於《優陀那》的，如「法無有吾我」偈⁷¹；「枝青以白覆」偈⁷²。

◎有屬於（祇夜）「八眾誦」的，如「答僧耆多童女所問偈」⁷³。

這些偈頌，《雜阿含經》明白的說：「我於此有餘說答波羅延富鄰尼迦所問」；「我於此有餘說答波羅延優陀延所問」；「我為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有餘經說」⁷⁴。

「有餘說」即不了義說。

《波羅延》——《小部》《經集》第五品，純以偈頌說法，偈頌為有餘說，與《瑜伽論》說完全相合。

B、「祇夜」為偈頌的通稱，是不了義說，是說一切有部所傳的古義

◎「祇夜」，起初是用為偈頌的通稱。

◎偈頌，每為文句音韻所限，又多象徵、感興、誇張的成分。

◎法義過於含渾，如專憑偈頌，是難以理解法義的。

◎「祇夜」（偈頌）是不了義說，是說一切有部所傳的古義。所以說一切有部，以四阿含為「經藏」，不取多數是偈頌的《小部》，而稱之為（經藏以外的）《雜藏》。

◎《大毘婆沙論》評法善現（即馬鳴）的作品說：「夫造文頌，或增或減，不必如義」⁷⁵；說「達羅達多是文頌者，言多過實」⁷⁶，都是秉承了偈頌是不了義的原則。

二、宗述修多羅、祇夜、記說的關連

(一) 略說修多羅、祇夜、記說三者的差別

⁶⁶ 《雜阿含經》卷 14(大正 2, 95b)。《相應部》「因緣相應」(南傳 13・67-71)。

⁶⁷ 《雜阿含經》卷 35(大正 2, 255c)。《增支部》「三集」(南傳 17・2-6)。

⁶⁸ 《雜阿含經》卷 35(大正 2, 256a)。《增支部》「三集」(南傳 17・2-7)。

⁶⁹ 《雜阿含經》卷 43(大正 2, 310b)。《增支部》「六集」(南傳 20・158-161)。

⁷⁰ 《雜阿含經》卷 20(大正 2, 144b-c)。《相應部》「蘊相應」(南傳 14・13-14)。

⁷¹ 《雜阿含經》卷 3(大正 2, 16c)。《相應部》「蘊相應」(南傳 14・87)。

⁷² 《雜阿含經》卷 21(大正 2, 149b)。

⁷³ 《雜阿含經》卷 02(大正 20, 143a-b)。《增支部》「十集」(南傳 22 上・270-271)。

⁷⁴ 同上 註腳 44、45、46。原書註 同上 (11)(12)(13)。

⁷⁵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72(大正 27, 866b)。

⁷⁶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69(大正 27, 358b)。

1、依文體而有「修多羅」與「祇夜」

(1) 長行直說的「修多羅」

原始結集的，是精簡的長行直說，依文體而名為「修多羅」，依類纂集，所以名為「相應」。原始的「修多羅」（相應），相當於蘊；處；緣起、食、諦、界；念住等道品。

(2) 「祇夜」有結經為頌的結集文，與比附於結集文的體裁而成為結集品

佛說長行是「修多羅」，為了記憶，又結經為攝頌——「結集文」，而有偈頌的「祇夜」：這是原始二部成立的過程。

不過，新的經說，還在佛教界的不斷的傳出。在文體上，有長行的，也有偈頌的。有偈的一部分，比附於「結集文」，而成為「結集品」的「祇夜」。

2、依內容而有記說

(1) 記說本有三種

在內容上，有如來記說的，有弟子記說的，有諸天記說的。這些，多有顯了分別法義，說明深秘事理的特性，這就是「記說」——「如來記說」，「弟子記說」，「諸天記說」了。

(2) 諸天記說因文體而屬於祇夜，記說只剩如來所說與弟子所說了

「諸天記說」部分，是適應印度一般的神教信仰，而傳出的通俗教化，都是有偈頌的，與「弟子所說」的有偈部分相合，稱為八「眾相應」，屬於「祇夜」，於是「記說」只有「如來所說」，「弟子所說」了。

(二) 修多羅、祇夜、記說三者相融於《雜阿含經》中

1、考《別譯雜阿含經》從末卷又有偈頌來說，全經體例不一致

現存的《別譯雜阿含經》，分為「初誦」與「二誦」。

「初誦」及「二誦」末卷，是「眾相應」的「祇夜」；「二誦」長行，是「如來所說」。從末卷又有偈頌來說，全經體例不一致；是否到此已是足本，或者譯文、傳寫，已有所遺落。

2、「祇夜」與「記說」曾集成一類而別行，這就是「少分阿含」

但可以肯定的，「祇夜」與「記說」——「如來記說」、「弟子記說」，曾集成一類而別行，這就是「少分阿含」。

3、「祇夜」，與「修多羅」相聯合，「記說」也附於「修多羅」，綜合為《雜阿含》

但「祇夜」，早與「修多羅」相聯合，「記說」也附於「修多羅」，終於綜合為大部——《雜（相應）阿含》，《雜阿含經》也就包含了「修多羅」，「祇夜」，「記說」——三部分。

三、明《雜阿含經》佚失的另一卷

(一) 《雜阿含經》中如來、弟子記說共十五卷，但佚失了一卷

《雜阿含經》中，屬於「如來所說」、「弟子所說」的，共一五卷，是附於「五陰誦」，「雜因誦」，「道品誦」以下的。

1、例舉 15 卷

其中，佚失了一卷，次第也有錯亂，推定原譯本次第如下：

「五陰誦」：卷 6・卷 7

「雜因誦」：卷 18・卷 19・卷 20・卷 21・卷 22（佚失）・卷 23（誤作卷 31）

「道品誦」：卷 31（誤作 41）・卷 32・卷 33・卷 34・卷 35・卷 36（誤作 47）・
卷 37

2、明所佚失之三經

卷 31（為卷 23 之誤）初，說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三經。接著說：「如佛說六經，如是異比丘問六經，佛問諸比丘六經，亦如是說」⁷⁷。可見在此卷以前，還有說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共六經，但三經已佚失了。此卷以前所缺失的，不只三經，而應該是一卷。

（二）明佚失二卷之內容

現存本五 0 卷，除去『無憂王譬喻』，實際佚失了二卷。

1、第一卷為「道品誦」之「念住」末，「正斷」，「神足」，「根」初

上面說到：卷 24 與卷 26 之間，內容是「念住」末，「正斷」，「神足」，「根」初，「道品誦」佚失了這一卷。

2、第二卷為四天王等三經，比對《相應部》為「龍相應」，「捷闥婆相應」，「金翅鳥相應」

另一卷，就是這六欲天中，四王天等三經那一卷了。比對《相應部》，與六欲天相近的，如「龍相應」，「捷闥婆相應」，「金翅鳥相應」，《雜阿含經》沒有這部分，可能佚失的就是這些。

（三）卷 18 至 21 四卷宋譯本已別立為「弟子所說誦品」

在實存的一四卷中，卷一八到卷二一 ——四卷，宋譯本已別立為「弟子所說誦品」。

⁷⁷ 《雜阿含經》卷 31(大正 2・219c)。

六、修多羅——阿含——四部（阿含）（pp.31-41）

一、總說從「修多羅」到四阿含的先後次第

原始佛教聖典的集成，從「修多羅」到四部阿含的分別編集，是經過先後多階段的。

（一）略說修多羅相應教、祇夜、記說的先後次第

1、最初集成的長行，為修多羅相應教

起初，集成「陰」，「入處」，「因緣」，「道品」，以精簡的散文集出，名為「修多羅」；分類編次，名為「相應教」。

2、次為有偈的祇夜

（1）保留在「相應教」中的偈頌——祇夜，是「八眾相應」

次集出的有偈的，名為「祇夜」，保留在「相應教」中的，是「八眾相應」，為適應印度社會所成的通俗教化。

八眾中，

◎天四眾是：梵，魔，帝釋（忉利天），四王天（天子，天女，夜叉，林神，多數屬於四王天），代表印度一般的宗教信教對象。

◎人四眾是：婆羅門，刹利，長者，沙門，本於印度社會四階級。

佛法主張四姓平等，所以不立低賤的首陀羅，而代以一無所有的出家沙門。居士，是吠舍姓中的富有者。

（2）傳誦中的其他偈頌，或名「伽陀」，或名「優陀那」

「祇夜」是可以通稱一切偈頌的，由於有偈的「眾相應」名為「祇夜」，於是傳誦中的其他偈頌，或名「伽陀」，或名「優陀那」（如《法句》）。

《義品》，《波羅延耶》，大抵是在這一機運中成立的。

3、比祇夜遲些集出的是記說——如來所說、弟子所說

經說是不斷傳出的，或是不了義偈頌的解說；或是法義的問答分別；或是深秘事理的決了：集成了「弟子所說」與「如來所說」——「記說」；「記說」的集出，比「祇夜」要遲一些。

（二）總結前論

從《雜阿含經》與《相應部》的組織，知道「祇夜」別立，而「記說」是附於「修多羅」四品——「陰」，「入處」，「因緣」，「道品」以下的。以上所說，是前來所說的結論。

二、記說早已參入到修多羅中

「記說」，是附於「修多羅」（四品）以下的。在傳誦中，文句漸長，法義與事緣相結合的「記說」，也不免參雜到「修多羅」中去。

（一）以「陰相應」為例

以「陰相應」為例來說，

1、舉《雜阿含經》一四頌為例

《雜阿含經》共一四（攝）頌。

◎ 初四頌（1~4），11・13 頌，文句比較簡要。

◎ 7 至 10 頌・12 頌，文句長些，但仍是法義的開示。

◎ 而 5 頌（是弟子所說）・6 頌及 14 頌，不但文段長，還參合了事緣與譬喻。

2、舉 262 與 58 二經為例

（1）262 經

就在這長篇中，如《大正》262 經，是佛涅槃以後，阿難以化迦旃延經來教化闍陀，傳說是結集以後的事。

（2）58 經

又如《大正》58 經，對五陰作十門問答。

◎ 依「攝頌」是「十問」；《攝事分》稱為「問記」⁷⁸，這是問答論究的「記說」。

◎ 十門問記，赤銅鑠部又編為《中部》（109）《滿月大經》，覺音判為九分教的（與「方廣」相當的）「毘陀羅」。

（二）南北契經都有此二經

《雜阿含經》與《相應部》，都有此二經，可見是上座部誦本如此，也表示了「如來記說」與「弟子記說」，早已參入到「修多羅」中。

三、《雜（相應）阿含》是四部阿含的母體

（一）經是不斷由誦經者誦持不忘而傳下來的

經是不斷集出來的，

◎如《赤銅鑠律》「自恣揅度」說：「自恣日，比丘等說法，誦經者集經，持律者抉擇律」⁷⁹。

◎又「經分別」說：「比丘中之誦經者，相互誦經，彼等共住一處」⁸⁰。

古代不用文字記錄，所以集出的經，由誦經者誦持不忘而傳下來的。不但誦習已集出的經，在每年自恣日，誦經者與誦經者，還要共同審定（結集）新傳出的經。

（二）不斷傳出的經須共同審定與「修多羅」相契合

不斷傳出的經，或說「從佛」聽來的，或說「和合眾僧多聞耆舊」（上座）處得來的，或說「眾多比丘」處聽來的，或說從「一比丘」聽來的。種種傳出的經，要誦經者來結集（共同審定，編成次第）。審定傳出的是否佛法，準則是「修多羅相應，不越毘尼」，就是法義要與原始集出的「修多羅」相契合，能調伏煩惱而不違毘尼的。這樣的集出，被稱為「四大廣說」，是一切部派所共傳的古說⁸¹。

（三）「阿含」的原始意義——集出而會歸於一處，形成一切經法的總匯

多方面的不斷傳出，審定為是佛法的，比附於「修多羅」，這是稱經為「阿含」的原始意義。

⁷⁸ 《雜阿含經》卷 5（大正 2，37b）。《瑜伽師地論》卷 88（大正 30，797b）。

⁷⁹ 《銅鑠律》「小品」（南傳 3・298）。

⁸⁰ 《銅鑠律》「經分別」（南傳 1・268）。

⁸¹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22-24）。

◎如《善見律毘婆沙》卷 01（大正 24，677a）說：

「容受聚集義，名阿含，如修多羅說：佛告諸比丘！我於三界中，不見一阿含如畜生阿含，純是眾生聚集處也」。

畜生阿含，就是畜生趣，趣是容受聚集的意義。

◎晉道安解阿含為「秦言趣無」；

◎僧肇說：「秦言法歸，……譬彼巨海，百川所歸，故以法歸為名」⁸²，與覺音所說有相同的意趣。

集出而會歸於一處，形成一切經法的總匯，名為阿含（那時還沒有用文字記錄，所以還不會稱為篋藏——容器的藏）。

這裏，要肯定的指出：原始結集「相應修多羅」，以後集出的是「祇夜」、「記說」，也泛稱「修多羅」，「相應教」（為根本的相應阿含）。

（四）四阿含的別編，是從經法總集的「相應教」中，分編而成

不斷的傳出、集出，到別編為四阿含時，以「修多羅」為根本而成經說總集的「相應阿含」，部類已非常眾多，更有未結集的要結集，內容太廣大，於是有第二結集，分經為四部——四阿含。

《瑜伽師地論攝事分》說：「即彼相應教，更以餘相……而說」，成為《長》，《中》，《增一》⁸³。「相應教」，雖與「修多羅相應」，不外乎蘊、處等相應，但內容大大的增廣了！四阿含的別編，是從經法總集的「相應教」中，分出一部分，更新集出一部分，分編而成。所以，《雜（相應）阿含》是四部阿含的母體。

四、從「總頌」與「異品」的理解，對「修多羅」固有的經數更為明確

《瑜伽論攝事分》所抉擇的經義，是《雜阿含經》的「修多羅」部分，但有些卻是現存《雜阿含經》所沒有的。如上「修多羅與摩咄理迦」，舉出了二十餘部經。

（一）攝頌所有的經義，應是修多羅所固有的，曾屬於《雜（相應）阿含》的

《攝事分》攝頌所沒有的，不妨說是造論者所附入的，但攝頌所有的，應該說是「修多羅」所固有，曾屬於《雜（相應）阿含》的。

1、攝頌說到的 21 經：18 經編入《中阿含》，3 經編入《雜阿含》

攝頌明白說到的，有《大空》等二十一經。這二十一經，十八經後來編入《中阿含經》，三經存在於《雜阿含經》「如來所說」中；與巴利藏對比如下：

⁸² 《出三藏記集》卷 9（大正 55，64c）。又卷 9（大正 55，63b）。

⁸³ 《瑜伽師地論》卷 85（大正 30，772c）。

《中阿含經》	(190)《小空經》	《中部》	(121)《空小經》
	(191)《大空經》		(122)《空大經》
	(163)《分別六處經》		(137)《六處分別經》
	(169)《拘樓瘦無諍經》		(139)《無諍分別經》
	(30)《象跡喻經》		(28)《象跡喻大經》
	(181)《多界經》		(115)《多界經》
	(103)《師子吼經》		(11)《師子吼小經》
	(162)《分別六界經》		(140)《界分別經》
	(75)《淨不動道經》		(106)《不動利益經》
	(97)《大因經》	《長部》	(15)《大緣經》
	(23)《智經》	《相應部》	(12)《因緣相應》32 經
	(10)《漏盡經》	《增支部》	「六集」58 經
	(119)《說處經》		「三集」67 經
	(22)《成就戒經》		「五集」166 經
	(1)《善法經》		「七集」64 經
	(113)《諸法本經》		「十集」58 經
	(111)《達梵行經》		「六集」63 經
	(112)《阿奴波經》		「六集」62 經
《雜阿含經》	《大正》1042 經	《中部》	(41)《薩羅村婆羅門經》
	《大正》1043 經		(42)《毘蘭若村婆羅門經》
	《大正》984 經	《增支部》	「四集」199 經

2、經部與有部，有著古老的淵源與共同的部分——契經有總頌與異品之別

上面的敘述，為了要說明結集史上的一個事實。

主張三世實有的說一切有部，有重經的持經譬喻者，重論的阿毘達磨論者——二系。

《大毘婆沙論》集成以後，持經者反抗論師，放棄三世有而改取現在有（二世無）說，發展為經部譬喻師。

說一切有部的阿毘達磨論師，與經部有著古老的淵源，仍有共同的部分。

(1) 二部對於《順別處經》為總頌所攝與否之諍論

在彼此相互辯論時，說到了結集的「總頌」的存在，

A、引論

如《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4（大正29，352c）說：

「彼（經部）不許有如是契經（順別處經）。（有部以為）不應不許，入結集故；又不違害諸餘契經；亦不違理；故應成量。

彼（經部）謂此經非入結集，越總頌故。如說：製造順別處經，立為異品。

（有部反難）若爾，便應棄捨一切違自部執聖教契經！如說：製造二種空經，立為異品，亦越總頌。如是等類，互相非撥」。

B、述義

(A) 從二部的論諍可了知「總頌」是斷定結集的經義

◎說一切有部以為：《順別處經》是「入結集」的；與其他的契經並沒有違害（「修多羅相應」）也沒有違反正理（「不違法性」）。

◎但經部以為：這部經「非入結集」，理由是「越總頌故」⁸⁴。

古代的結集，是審定而又次第類編，為了憶持不忘，所以編有「總頌」，大抵攝十經為一頌。因此，從「總頌」有沒有說到，可以斷定當初結集時，有沒有這一契經。

(B) 經部認為《順別處經》只是異品，非總頌

◎有部以為《順別處經》是入結集的（是總頌）；

◎經部以為不入結集，只是「立為異品」。

「異品」，是在一頌中，或一頌與一頌間，附於「總頌」而成為「異品」。附入攝頌的，如《雜事》的「內攝頌」，就是附於「總頌」的實例。這不是舊有的，但時代久遠了，附於「總頌」的，可能被認為是「總頌」所有的，於是乎有「入結集」與「不入結集」的論諍（可見「總頌」也有多少差異了）。

(C) 有部舉二種《空經》是異品而非總頌，來反難經部的審定標準

◎對於經部的意見，有部採取了反難；如依經部的見解，那與經部教義不合的契經，都可說不是「總頌」所有，而可以否認了。

例如「二種空經」，也是「立為異品」，也是「越總頌」的。

二種空經，就是《小空經》與《大空經》，說一切有系公認的「總頌」，是沒有這二經的，但是附於「總頌」的「異品」。

(2) 結集的契經，有「總頌」與「異品」之別，皆屬結集史上的事實

從這一論諍中，發見了這樣的事實：結集的契經，有「總頌」，也有附於「總頌」的「異品」。《瑜伽論攝事分》，抉擇《雜阿含經》的「六處相應」時，恰好有《大空經》與《小空經》的論義。

◎在後來，這二種空經，有部編入《中阿含經》（赤銅鑠部也編入《中部》），

◎然在「相應修多羅」中，這二種空經是附於「處相應」（總頌）的「異品」。

3、以二空經為例，餘十九經，應該也是附屬於《雜阿含經》的

以二種空經為例，《攝事分》攝頌所有的其餘十九經，也應該如此，曾經是附屬於《雜阿含經》的，其中三經，一直保留在《雜阿含經》的「如來記說」中。

(二) 以修多羅為本，不斷結集與增入附屬而成為阿含

以「修多羅」為本，附於「祇夜」，「記說」。不斷的結集出來，不斷的附屬於下，內容比現存的《雜阿含經》還多，成為經說的總集——阿含（聚集含容）；從「總頌」與「異品」中，可以明確的理解出來⁸⁵。

⁸⁴ 原始結集時，攝十經為一頌，稱為「祇夜」。後來，集經的偈頌，偈頌的類集，被稱為優陀那——嚧陀南，這是北方佛教優陀那的習慣用法。

⁸⁵ 《攝事分》有《中阿含》及「如來記說」的論義，從前以為：說一切有系重視《中阿含》，所以「雜阿含經為主，中阿含經為助，加以抉擇，奠定佛法的思想宗要」（《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664），自「總頌」與「異品」的發見，改變了上一看法，理解為：大空經等，原本是附於「修多羅」總集的「異品」。

五、以「相應教」為本，別編為四部阿含

（一）「相應教」以外的「波利夜耶」等，與四部阿含集成的關係

「相應教」——含容了「祇夜」與「記說」的「相應教」，在一次多眾的共同結集（傳為七百結集）中，以「相應教」為本，廣集流傳於「相應教」外的「波利夜耶」等，別編為四部阿含。

1、部派分化前，四部阿含的大約經數

當時，《中阿含》約一百經；《長阿含》約二十經；《增壹（或作「增支」）阿含》傳說為五百五十五經⁸⁶。

2、部派分化後，各部有自部的結集，故四部阿含出入更增大了

等到部派分化，各為自部（四部阿含）的結集，如《大因經》（摩訶尼陀那）等十部，說一切有部編入《中阿含》，而分別說系卻編入《長（部）阿含》，於是部派間的四部阿含，出入更增大了！

（二）對四部阿含的集成，導師提出三點再做說明

四部阿含的集成，我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中，已有所論說⁸⁷。現在想再一提的，

1、《增壹阿含》決非有部的誦本，而是大眾部末派流傳於北方的契經

一、漢譯的《增壹阿含經》，決非說一切有部的誦本。

◎有部的《增壹》，「今唯有一乃至十在」⁸⁸，是沒有十一法的。

◎「薩婆多（說一切有）家無序」⁸⁹，而漢譯《增壹阿含經》是有序的。

◎《雜阿含經》說：「鬱低迦修多羅，如增一阿含經四法中說」⁹⁰。

《成唯識論》說：「說一切有部增壹經中，亦密意說此名阿賴耶，謂愛阿賴耶，樂阿賴耶，欣阿賴耶，慧阿賴耶」；《攝大乘論》稱此為《如來出現四德經》⁹¹。漢譯的《增壹阿含經》，並沒有這二經。所以這不是有部誦本，而是大眾部末派，流傳於北方的契經。

2、《雜阿含》所固有的經，被編入別的阿含，而非《雜阿含》取之於他經

二、《雜阿含經》所有的經，

編入赤銅鍱部《中部》（除與《中阿含經》相同外）的，共二四經；

編入《增支部》的，約一四〇經。

這是從「修多羅」總集中，被編入別部，而決非《雜阿含經》取之於他經的。

《增支部》是經赤銅鍱部擴大編纂所成的，如《雜阿含經》的《洗陀迦旃延經》，在《增支部》的「十集」、「十一集」中，雖主體相同，而事緣與解說，已演化為十經了⁹²。

⁸⁶ 《大正藏》《增壹阿含經》校記（大正 2，830b）。

⁸⁷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695-792）。

⁸⁸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6（大正 27，79b）。

⁸⁹ 《分別功德論》卷 2（大正 25，34b）。

⁹⁰ 《雜阿含經》卷 2（大正 2，12c）。

⁹¹ 《成唯識論》卷 3（大正 31，15a）。《攝大乘論本》卷上（大正 31，134a）。

⁹²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78-284）。

3、分別說系首重偈頌，卻忽視偈頌的通俗性，與原始佛教以出家眾為主體的特性

三、分別說系，尤其是赤銅鑼部，是重視偈頌的，所以《相應部》以「有偈篇」為首；說經藏有五部。

《小部》《經集》中的《波羅延那》，《義品》受到佛法傳入南方的影響；分別說系正是以（南方）鄔闍衍為中心而開展的部派。

《蛇品》，《小品》，《大品》，從《雜（相應）阿含經》「八眾誦」中編集過去的，共八經；部分相同的，有七經⁹³；這是集成於四部阿含成立以後的。

或者以為：佛法的集成，先有偈頌而後有長行⁹⁴，這不但違反了九分（十二分）教中，「修多羅」在先的事實，也忽視了偈頌（特別是「八眾誦」——「有偈篇」）的通俗性，與原始佛教以出家眾為主體的特性！

六、結語

依「相應教」而別編為《長》，《中》，《增一》。

《相應教》有三分，「修多羅」，「祇夜」與「記說」——「弟子所說」，「如來所說」；三分是以「修多羅相應」為根原的。

這是說一切有系的古說，依此去觀察四部阿含，覺得非常的妥當。這不但是為了結集史的闡明，而更重要的是，確認修多羅為佛法的勝義所在。

⁹³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827-828)。

⁹⁴ 參閱《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50-55)。

七、雜阿含經的次第與部類 (pp.41-53)

一、總說次第與部類

(一) 古來的誤失

宋譯《雜阿含經》，是四部阿含別編以後的，經過部派重治的《雜阿含經》。次第與部類分別，沒有梵本可考。宋求那跋陀羅的原譯本，對於全經部類，僅有不完全的記錄，如經上說到：「誦六入處品第二」，「雜因誦第三品」，「弟子所說誦第四品」，「誦道品第五」。

依《瑜伽論攝事分》，可以推見《雜含》的前五卷，應為「五陰誦第一品」。

誦品的記錄不完全，又誤編《無憂王譬喻》在內，卷次又有些錯亂，所以一向以為雜亂而沒有次第的。

(二) 近代學者對《雜阿含經》的判攝

1、姉崎正治判八誦六三部

近代的整理《雜阿含經》，首推日本的姉崎正治。在他發表《漢譯（佛教）四阿含》（The Four Buddhist Āgamas in Chinese）一文中，以為《雜阿含經》（除《無憂王譬喻》二卷），應分為八誦六三部：

- 一、五蘊誦，八部；
- 二、六入誦，一部；
- 三、雜因誦，四部；
- 四、弟子所說誦，六部；
- 五、道誦，二一部；
- 六、八眾誦，四部；
- 七、偈頌誦，一二部；
- 八、如來誦，七部。⁹⁵

2、椎尾辨匡判八誦四十六相應

日本《國譯一切經》中，椎尾辨匡《[新訂]雜阿含經》（《校訂相應阿含》），分四八卷為八誦四六相應：

- 五蘊誦第一，三相應；
- 六入誦第二，一相應；
- 因緣誦第三，四相應；
- 弟子所說誦第四，六相應；
- 道誦第五，九相應；
- 八眾誦第六，四相應；
- 偈誦第七，一二相應；
- 如來誦第八，七相應。⁹⁶

⁹⁵ 見《望月佛教大辭典》(p.3026 中一下)。

⁹⁶ 見《國譯一切經》目錄。

八誦四六相應的分判，大體是依照姉崎正治的分部次第。不過「五蘊誦」中，「大師部」以下六部，椎尾與「見相應」合為一相應。姉崎分卷三一為一三部，而椎尾綜合為一——「諸相應」，裏面包含了一三種相應。⁹⁷

部類、相應分判的不同，只是這一些而已；這一些，都屬於「如來所說」。

然從說一切有部的《雜阿含經》來說，這樣的分判，是不適合的！

如以◎卷三一為「道誦」所攝，與《瑜伽論攝事分》不合。

◎「八眾」與「偈」，在《瑜伽論》中，顯然是同一內容，不應該作為二誦的不同名稱。

3、呂澂判四分十誦

呂澂作《雜阿含經刊定記》，判《雜阿含經》為四分十誦：

一、五取蘊六處因緣相應分，六誦，

二、佛弟子所說佛所說分，二誦；

三、道品分，一誦；

四、結集分，一誦。

這是依《瑜伽論本地分》，又符合四分十誦的舊說，⁹⁸是比較適當的。

依此判別，呂澂以為：「此中卷數，舊刊排列無誤者，全經五十卷中，僅十二卷而已」。⁹⁹呂澂以為「如來所說」部分，原本也是次第集在一起的，所以覺得全經次第，舊刊幾乎全部都錯了。

二、依據說一切有系的古說，論定原本次第與部類

論定《雜阿含經》的原譯本次第，而判別全經的部類，首先應該肯定的，《雜阿含經》是說一切有部的誦本，應依說一切有系的古說來處理。

(一) 推定經典的部類

1、《雜阿含經》依三部分綜合而成

《雜阿含經》為三部分：「修多羅」，「祇夜」，「記說」——「弟子記說」，「如來記說」，三部分綜合而成的。

2、舉出各家對三部分的過失

(1) 修多羅與祇夜的次第

A、論與律的次第

依《瑜伽師地論》，《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所說：「眾會事」，「眾相應」，「結集品」，「伽陀」，所指是同一內容，就是有偈頌部分（「祇夜」），並一致的列在最後。這是「修多羅」以後，集成「祇夜」的先後次第。

B、姉崎等的過失

姉崎等依《別譯雜阿含經》，以（七）「偈誦」，（八）「如來誦」為次第，不知《別譯》是別部所誦本，是不適用於說一切有部本的。

⁹⁷ 《國譯一切經》《雜阿含經》（647 下注）。

⁹⁸ 《雜阿含經刊定記》（《內學》第一輯 107-108）。

⁹⁹ 《雜阿含經刊定記》（《內學》第一輯 116）。

(2) 記說的位置

「弟子所說」、「如來所說」——「記說」部分，

A、論與律中記說位置不定的矛盾

◎《瑜伽論本地分》與《雜事》，位置在緣起，(食)，諦，(界)相應以後，念住等道品相應以前；

◎《瑜伽論攝事分》，卻又列在最前。

「弟子所說」、「如來所說」部分，位置並不穩定，表示了《雜阿含經》部類分判的問題所在。

B、從《雜阿含》的譯本反映出記說位置不定的難題

求那跋陀羅所譯《雜阿含經》，立「弟子所說誦第四品」，而「如來所說」部分，並沒有別立為一誦，卻分散在「五陰誦」，「雜因誦」，「道品（菩提分）誦」以下。

◎立「弟子所說誦」，而不立「如來所說誦」，未免體例不一！

◎如恢復古說，不立「弟子所說誦」，與《雜阿含經》的譯本不合；

◎如立「弟子所說誦」，又立「如來所說誦」，那經卷的次第前後，要大大的變動（如呂澂那樣）了。

這真是進退為難的問題！這反映了「弟子所說」，「如來所說」，在傳說中位置不一定的情况。

3、印順導師的推斷

(1)「弟子所說」與「如來所說」，本來是分散在「修多羅相應」以下的

「弟子所說」與「如來所說」，本來是分散在「修多羅相應」以下的，後來才有別立的傾向（如求那跋陀羅譯本，已別立「弟子所說誦」）。

(2) 依說一切有部誦本，探究經典的原始結構，應該是分為五誦

依說一切有部誦本，探究經典的原始結構，應該是分為五誦，也就是五品的。

A、依論與經的對照，修多羅與祇夜共為五誦

「修多羅」部分，

依《瑜伽論攝事分》，分為「行」，「處」，「緣起食諦界」，「菩提分法」——四類，這與《雜阿含經》的（「五陰誦」），「六入處誦」，「雜因誦」，「道品誦」相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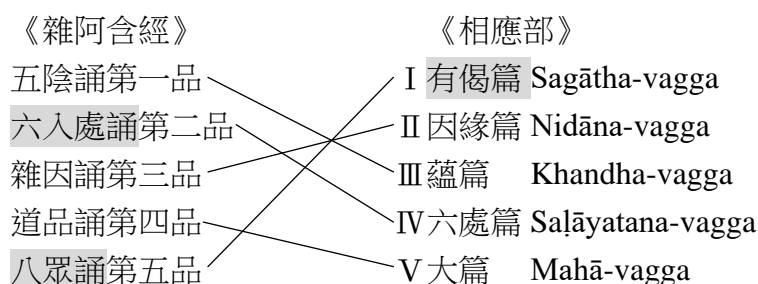
「修多羅」四誦在前，「祇夜」——「八眾誦」在後，共為五誦，也就是五品。

B、記說則分散於修多羅之下

至於「記說」——「弟子記說」，「如來記說」，是分散而附於「修多羅」之下。

(A) 南北契經的比對

這一分類，與《相應部》相同，不過名稱與次第的差別而已。對列如下：



(B) 二記說皆附列於五誦之下，可斷定為上座部本的舊有結構

vagga，向來是譯為「品」的；《相應部》日譯本作篇，所以五篇就是五品。

「弟子所說」，「如來所說」——「記說」部分，

《雜阿含經》分散而附於「五陰誦」，「雜因誦」，「道品誦」以下；

《相應部》分散在「因緣篇」，「蘊篇」，「六處篇」，「大篇」以下。

《雜阿含經》是說一切有部誦本，《相應部》是赤銅鑠部誦本，二部同出於根本上座部，所以全經分為五誦（五篇），而「弟子所說」，「如來所說」，附列於下，可斷定為上座部本的舊有結構。

(C) 關於五品與記說的不同，是上座部派再分化的誦本

至於◎五品的次第先後不同，

◎「記說」分附於「修多羅」而出入不同，

那是上座部派再分化，重行整治所成的誦本差別。

(D) 《相應部》分為五篇，而《雜阿含經》的宋譯本已成為六誦了

《相應部》分為五篇，五篇共分為五十六相應；稱為「相應」，是很正確的！說一切有部的傳說，也是稱為「相應」、「相應語」的；《雜阿含經》就是《相應阿含經》。

不過，《雜阿含經》雖本為五誦（五品），而宋譯本已別立「弟子所說誦」，成為六誦（六品）了。

(二) 推定原譯本的次第

1、依漢譯現存本全經分五誦，共分五十一相應

現在，依漢譯現存本的卷帙次第，確定佚失了的卷數，以及次第錯亂的改正，而推定原譯本的次第，可依五誦而分成多少相應，試敘列如下：

「五陰誦第一」	(1) 1.——陰（相應）[一] (2) 10.——陰[二] (3) 3.——陰[三] (4) 2.——陰[四] (5) 5.——陰[五] (6) 6.……………羅陀・見[上] (7) 7.……………見[下]・斷知
---------	---

「六入處誦第二」	(08) 8.——處[一] (09) 9.——處[二] (10) 43.——處[三] (11) 11.——處[四] (12) 13.——處[五]
「雜因誦第三」	(13) 12.——因緣[上] (14) 14.——因緣[中] (15) 15.——因緣[下]・諦[上] (16) 16.——諦[下]・界[上] (17) 17.——界[下]・受 (18) 18.……………舍利弗・目犍連[上] (19) 19.……………目犍連[下]・阿那律[上] (20) 20.……………阿那律[下]・大迦旃延・阿難[上] (21) 21.……………阿難[下]・質多羅 (22) 23.（佚） (23) 31.……………天・修證・入界陰・不壞淨[上]
「道品誦第四」	(24) 24.——念處[上] (25) 25.（佚）——念處[下]・正勤・如意足・根[上] (26) 26.——根[下]・力・覺支[上] (27) 27.——覺支[下] (28) 28.——聖道分[上] (29) 29.——聖道分[下]・安那般那念・學[上] (30) 30.——學[下]・不壞淨 (31) 41.……………不壞淨[下]・大迦葉[上] (32) 32.……………大迦葉[下]・聚落主・馬[上] (33) 33.……………馬[下]・摩訶男・無始[上] (34) 34.……………無始[下]・婆蹉出家・外道出家[上] (35) 35.……………外道出家[下]・雜[上] (36) 47.……………雜[下]・譬喻・病[上] (37) 37.……………病[下]・業報
「八眾誦第五」	(38) 38.——比丘[上]> (39) 39.——比丘[下]・魔 (40) 40.——帝釋[上] (41) 46.——帝釋[下]・剎利[上] (42) 42.——剎利[下]・婆羅門[上] (43) 4.——婆羅門[中] (44) 44.——婆羅門[下]・梵天 (45) 45.——比丘尼・婆耆沙[上]

	(46)36.——婆耆沙[下]・諸天[一] (47)22.——諸天[二] (48)48.——諸天[三] (49)49.——諸天[四]・夜叉[上] (50)50.——夜叉[下]・林
--	---

依現存的《雜阿含經》，改正次第，就回復了《雜阿含經》原譯本的次第。

表中上(左)一數目，是回復了的原譯本次第，下(右)一數目，是現存本的次第。

為了與《相應部》比對觀察，所以不立「弟子所說誦」的名目。

2、略說分為五誦，五十一相應的理由

全經分五誦，共分五十一相應，與近代學者所說，有些出入，所以略加說明。

(1)「五陰誦第一」四相應

「五陰誦第一」，分四相應。

A、「陰相應」是主體

「陰相應」是「五陰誦」的主體，共五卷。

B、「羅陀相應」，「見相應」也是屬於「蘊篇」的

6、7 —— 二卷中，「羅陀相應」，「見相應」，在《相應部》中，也是屬於「蘊篇」的。

C、「斷知相應」從內容來說不外乎對無常五陰的闡述

「斷知相應」部分，

◎姉崎正治判為「無常」，「燃頭」，「成就」—— 三部；

◎椎尾辨匡綜合於「見相應」。

◎然從內容來說，與「見相應」是完全不同的。

這部分（《大正》編號一七一 —— 一八七經），包含了無數經在內，然不外乎對無常五陰的「當斷，當知，當吐，當盡，當止，當捨，當滅，當沒」，所以略舉而立為「斷知相應」。

D、四相應是「記說」而附於「修多羅」的

表中的虛線……，表示是「記說」而附於「修多羅」的。

(2)「六入處誦第二」一相應

A、但一相應沒有附屬的「記說」

「六入處誦第二」，只有主體的「入處相應」 —— 一相應，五卷；沒有附屬的「記說」。

B、考《相應部》有屬於弟子所說的相應

考《相應部》的「六處篇」中，有「閻浮車相應」，「沙門出家相應」，「目犍連相應」，「質多相應」，都是屬於「弟子所說」的。

C、二部的差異：宋譯本將所有的「弟子所說」移到下面去

所以這可能是：宋譯本為了集「弟子所說」為一類，將「六入處誦」中，所有的「弟子所說」移到下面去，於是「六入處誦」只有一相應了。

(3)「雜因誦第三」一四相應

「雜因誦第三」，分為一四相應。

A、因緣，(諦)，食，界(受)等四相應為「雜因誦」的主體

◎「因緣相應」以下，

有關於四食的，僅有八經(《大正》三七一——三七八經)。

◎依《瑜伽論》，立「食相應」；

◎但《雜事》是沒有「食相應」的¹⁰⁰，《相應部》也不立。食是滋養持續生命的因緣，《相應部》是歸入「因緣相應」的。經數過少，所以也沒有別立。

◎其次是「諦相應」，「界相應」。

◎《瑜伽師地論》立「總嚧陀南曰：總義等光等，受等最為後」¹⁰¹，受是屬於「界相應」的。

◎然與受有關的經文不少(《大正》四六七——四八九經)，自成段落，所以參照《相應部》，別立「受相應」。

◎因緣，諦，(食)，界(受)等，都有因緣的意義，是「雜因誦」的主體，共五卷。

B、「舍利弗」等六種相應，為別立「弟子所說誦」部分

從卷一八到卷二一——四卷，立「舍利弗」，「目犍連」，「阿那律」，「大迦旃延」，「阿難」，「質多羅」等六種相應，就是別立「弟子所說誦」部分。

C、原譯本卷二三，今分為四相應

原譯本卷二三(現存本作卷三一)，

◎姉崎正治判為一三部；

◎椎尾辨匡總立為「諸相應」，而內含一三種相應，這未免過於瑣碎了！

今分為四相應：

(A) 天相應

一、◎卷初說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而說「如佛說六經」，可見六欲天的前三天(三經)，在前一卷(原本卷二二)中，但已經佚失了。

◎經中次說修四禪，四無色定，或依之而得聖果，或生在天上；

◎次說雲天，諸天在各大弟子後，隨著經行。

這都是與天有關的，所以立(《大正》八六一——八七二經)為「天相應」。

(B) 修證相應

二、◎說善調伏的四眾弟子；說弟子有三類，這是修行的人。

◎次說正斷等三十七道品；不放逸；四禪；三明；信，戒，施，聞，慧；無為法；須陀洹得無間等；這都是修證的法。

從《大正》八七三，到八九一經，次第自成統類，立為「修證相應」。

¹⁰⁰ 《瑜伽師地論》卷 25 (大正 30 • 418b)。又卷 85 (大正 30 • 772c)。《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 39 (大正 24 • 407b)。

¹⁰¹ 《瑜伽師地論》卷 96 (大正 30 • 846c)。

(C) 入、界、陰相應

三、以下十經（《大正》八九二 —— 九〇一經），次第最難以董理。然有六經的體例相同，都是「如內六入處，如是外六入處，六識身，六觸身，六受身，六想身，六思身，六愛身（以上是入處的八種六法門），六界（身），五陰，亦如是說」¹⁰²。這是以入，界，陰為類的，從多數立為「入界陰相應」。

(D) 不壞淨相應

四、末有佛、法、僧 —— 三經，與前後都不相類。然從「如來記說」來看，中隔「菩提分法」（卷二四 —— 三〇），與同屬「如來記說」的卷三一（現行本誤編為卷四一），初說齋戒，合為佛、法、僧、戒 —— 四事；以下為四不壞淨的「記說」，可見前後是一貫的，所以別立「不壞淨相應」。

(4) 「道品誦第四」二一相應

「道品誦第四」，立二一相應。

A、「正勤相應」，「如意足相應」依《瑜伽論》立此二種相應

「正勤相應」，「如意足相應」，經文已經佚失，由於《瑜伽論》有論義，所以仍立此二種相應，以見原譯本的真相。

B、「念處相應」到「不壞淨相應」一〇相應為「道品誦」的主體，餘是「記說」

從「念處相應」到「不壞淨相應」，共一〇相應，從卷二四到卷三〇，為「道品誦」的主體，以下的都是附屬的「記說」。

C、「不壞淨相應」卷 30 屬「修多羅」，現行本卷 31 屬「如來所說」

◎經卷 30，「不壞淨相應」部分，《瑜伽論攝事分》有論義，屬「修多羅」。
◎卷 31（現行本卷四一），雖與上「不壞淨」法義相同，但沒有論義，屬於「如來所說」，與前卷二三末的佛、法、僧 —— 三經，合名「不壞淨相應」。在名稱上，與「道品誦」的「不壞淨相應」相同，未免美中不足（《相應部》五六相應中，三四「禪定相應」，五三「靜慮相應」，禪定與靜慮，原文都是 jhāna，也有此缺點）！

D、「大迦葉相應」到「外道出家相應」七相應，為《別譯》的長行

「大迦葉相應」到「外道出家相應」 —— 七相應，即《別譯雜阿含》的「二誦」 —— 長行部分。

E、「雜相應」，性質不一，也沒有次第可說，所以名之為「雜相應」

「雜相應」（《大正》八九〇 —— 九九二；一二四一 —— 一二四五經），
◎不知日本學者，為什麼稱之為「八眾部」，「八眾相應」？
◎這部分性質不一，也沒有次第可說，所以名之為「雜相應」。

F、「業報相應」

《大正》一〇三九 —— 一〇六一經，椎尾等稱之為「應報相應」。隨順中國語法，應該是「報應」，但不如稱為「業報相應」。

G、餘相應名義相同，略而不說

¹⁰² 《雜阿含經》卷 31（大正 2・224c）。

「如來所說」中，名義相同的，就不用多說了。

(5)「八眾誦第五」十一相應

「八眾誦第五」，立為十一相應。

「諸天相應」，

或依《相應部》，分為「諸天相應」，「天子相應」；

然依《雜阿含經》，是沒有明顯的差別可說，所以總名為「諸天相應」。

三、結說

「五陰」，「六入處」，「雜因」，「道品」——四誦，是「修多羅」；

「八眾誦」是「祇夜」，總為五誦（五品）。

「記說」是「如來所說」，「弟子所說」，間雜的附於「修多羅」相應以下。

《雜阿含經》原譯本的部類次第如此。

不過現存本多一些卷帙的缺失，卷次的錯亂。

卷數次第錯亂的，是卷 2・4・10・12・13・23・31・36・41・43・46・47 —— 十二卷。

八、雜阿含經與相應部 (pp.53-62)

一、比對《相應部》對《雜阿含》組織的異同

部派所誦的《雜阿含》，現存說一切有部的《雜阿含經》，赤銅鑼部的《相應部》；其他部派，偶存一鱗一斑而已。

試先作組織的對比觀察：

《雜阿含經》全部，上座部各派，應該都是分為五誦（五篇）的¹⁰³。

（一）論述長行與偈頌的先後

1、《雜阿含經》以長行為先

《雜阿含經》先出長行的「修多羅」，

2、《相應部》等以偈頌為先

◎《相應部》先立「有偈篇」，這是先偈而後長行的。

◎化地部《五分律》說：「此是雜說：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子，天女說，今集為一部，名雜阿含」¹⁰⁴。

◎法藏部的《四分律》說：「雜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天，雜帝釋，雜魔，雜梵王，集為雜阿含」¹⁰⁵。

◎傳為雪山部（律與《四分律》相近）的《毘尼母經》。說：「與比丘相應，與比丘尼相應，與帝釋相應，與諸天相應，與梵王相應，如是諸經，總為雜阿含」¹⁰⁶。

以比丘、比丘尼、天、魔等相應（雜）為例，說明《雜阿含經》的內容，與《相應部》先立「有偈篇」相合。可能是飲光部的《別譯雜阿含經》，也是先有偈頌。所以，或以為《雜阿含》的原形，應該是偈頌在前的¹⁰⁷。

3、導師的抉擇

（1）同屬一系而結構相同不能證明《雜阿含》的原形

但《相應部》是赤銅鑼部本，與化地部、法藏部、飲光部等，同屬於上座分別說系的流派；同屬於一系而經典結構（先有偈頌）相同，是不能證明為《雜阿含》之原形的。

（2）依九分教是先有「修多羅」而後「祇夜」，是佛教界所公認的

在九分（十二分）教的成立過程中，先有「修多羅」而後「祇夜」，是佛教界所公認的。原始聖典的集出，應先為精簡的長行，適應通俗教化的偈頌，成立要遲一些。

（二）論述「修多羅」內容的次第

1、「修多羅」四誦的次第

¹⁰³ 律的原始結集，也是分為五篇的（《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132-138）。

¹⁰⁴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 30（大正 22・191a）。

¹⁰⁵ 《四分律》卷 54（大正 22・968b）。

¹⁰⁶ 《毘尼母經》卷 3（大正 24・818a）。

¹⁰⁷ 前田惠學《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659-660）。

「修多羅」長行的次第，

(1) 論述道品的位次

A、道品在後是上座部誦本的原形

《相應部》立「因緣」，「蘊」，「六處」，「大」（即「道品」）——四篇；

《雜阿含經》作「五陰」（蘊），「六入處」，「雜因」，「道品」——四誦。

次第雖不完全一致，而菩提分法都是在末後的，這可說是上座部誦本的原形。

B、大眾部以「道品」為首，表示佛法的重於實踐

大眾部所傳，是舉長行為例的，如《摩訶僧祇律》說：「文句雜者，集為雜阿含，所謂根雜，力雜，覺雜，道雜，如是此（等）名為雜」¹⁰⁸。所舉的例，顯然是菩提分法；以「道品」（長行）為首，表示佛法的重於實踐。

C、「相應教」的原形應如大眾部誦本

「相應教」的原形，應該是大眾部誦本那樣的。

◎如《中部》（一〇三）《如何經》說：當時共論的阿毘達磨，是如來自證而宣說的：「四念處，四正勤，……八聖道分」¹⁰⁹。

◎代表說一切有部的早期論書——《法蘊足論》（現存本已有過後人的補充），立二一品，也是先舉道品類，末後才說「處」，「蘊」，「界」，「緣起」的。

D、上座部以「道品」為後，表示重於事理分別的學風

上座部誦本以「道品」為後，「蘊」，「處」等在前，表示了重於事理分別的學風，與大眾部分化。

(2) 論另三誦的次第

至於「蘊」，「處」，「緣起」（界）——三誦的次第，由於經中有不同的次第，部派間各取一說，也就不能盡合了。以《雜阿含經》來說，佛命羅睺羅為眾說法，次第為「五受陰」，「六入處」，「尼陀那」（譯為「因緣」）¹¹⁰，正與《雜阿含經》的誦次相合。

2、「修多羅」四誦主體的差異

「修多羅」四誦的主體，

(1) 《雜阿含經》有一六相應，《相應部》是一五相應

◎《雜阿含經》有：

◎「陰」；

◎「入處」；

◎「因緣」，「諦」，「界」，「受」；

◎「念處」，「正勤」，「如意足」，「根」，「力」，「覺支」，「聖道分」，「安那般那念」，「學」，「不壞淨」——一六相應。

◎《相應部》與之相當的，是

◎（一二）「因緣」，（一四）「界」；

¹⁰⁸ 《摩訶僧祇律》卷 32（大正 22・491c）。

¹⁰⁹ 《中部》（103）《如何經》（南傳 11 上・311-316）。

¹¹⁰ 《雜阿含經》卷 8（大正 2・51a-b）。

- ⊙ (二二)「蘊」；
- ⊙ (三五)「六處」，(三六)「受」；
- ⊙ (四五)「道」，(四六)「覺支」，(四七)「念處」，(四八)「根」，(四九)「正勤」，(五〇)「力」，(五一)「神足」，(五四)「入出息」，(五五)「預流」(與「不壞淨」同)，(五六)「諦」——一五相應。

(2) 例舉南北二經的差異處

A、「學」相應

《相應部》沒有「學相應」，那是編入《增支部》了。

B、「諦」相應

這部分，有可以比較討論的，如「諦」，

(A)《雜阿含經》屬「雜因誦」，《相應部》屬「道品」

《雜阿含經》在「因緣」與「界」之間，屬「雜因誦」，而《相應部》屬於「大篇」(「道品」)。

a、引經證

◎考《雜阿含經》說：「慧根者，當知是四聖諦」；「若比丘，苦聖諦如實知，苦集聖諦(如實知)，苦滅聖諦(如實知)，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是名慧根」。¹¹¹

◎《相應部》的「根相應」，也是這樣說的。¹¹²

諦是聖諦，是聖者如實知的，所以《相應部》屬於「大篇」。

b、引論證

考說一切有部的阿毘達磨，

◎《法蘊足論》與《品類足論》的「千問品」，「聖諦」都在「念住」與「靜慮」之間¹¹³。

◎《發智論》立四十(二)章：四諦與四靜慮等，同為「功德類」而不是「境界類」¹¹⁴。

(B)屬「道品類」實為上座部的古義，屬「雜因誦」乃後人作為因果事理去理解

聖諦屬於道品類，實為上座部的古義。

後人以四諦為世出世間因果，屬於「雜因誦」，是作為因果事理去理解了！

C、「受」相應

(A)《雜阿含經》屬「雜因誦」，《相應部》屬「六處篇」

◎如「受」，說一切有部的古說，沒有說到「受相應」。

但《雜阿含經》與《瑜伽論攝事分》，都在「界」以下說「受」。

◎《相應部》是屬於「六處篇」的。

(B)會通二說

¹¹¹ 《雜阿含經》卷 26 (大正 2 • 182b、c)。

¹¹² 《相應部》(48)「根相應」(南傳 16 下 • 6、10-11)。

¹¹³ 《阿毘達磨法蘊足論》總頌 (大正 26 • 453c)《阿毘達磨品類足論》卷 10 (大正 26 • 733a)。

¹¹⁴ 《阿毘達磨發智論》卷 5 (大正 26 • 943b)。《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90 (大正 27 • 466b)。

◎六受依六觸而起，六觸依於「六處」，「受」是可以攝屬「六處」的。

◎但「受」依於六觸，而六觸於六內處（根）、六外處（境）、六識（即十八界）

——三和合而有，那末屬於「雜因誦」的「界相應」，也是很合理的。

（三）論述南北「祇夜」與「記說」的部分

1、「祇夜」部分

（1）南北二經大致相同

「祇夜」部分，《雜阿含經》與《相應部》，可說是非常相近的；

（2）唯一不同的，是「比丘相應」

唯一不同的，是「比丘相應」。

A、《雜阿含經》在「八眾誦」初

《雜阿含經》，「比丘相應」在「八眾誦」（「祇夜」）初，這與化地部，法藏部，《毘尼母論》，《別譯雜阿含經》，都是一致的。

B、赤銅鑠部編入「因緣篇」中是不適當的

不知赤銅鑠部，到底依據什麼理由，將有偈的「比丘相應」，不與有偈的合編一處，而編入「因緣篇」中？這是不適當的！

2、「記說」部分

「記說」部分，似乎差別較多。

（1）《相應部》的龍、金翅鳥、捷闍婆、女人等，《雜阿含》缺

《相應部》的（二〇）「龍相應」，（三〇）「金翅鳥相應」，（三一）「捷闍婆相應」，（三七）「女人相應」，是《雜阿含經》所沒有的，不過這可能在佚失的卷二二中。

（2）《雜阿含經》的馬、摩訶男、業報，《相應部》缺

《雜阿含經》的「馬相應」，「摩訶男相應」，「業報相應」，《相應部》沒有，那主要是編入《增支部》去了。

（3）「病相應」《相應部》分散各相應中，《雜阿含經》卻集為一聚

「病相應」，主要為分散在《相應部》的各相應中，而《雜阿含經》卻集為一聚。

（4）明《相應部》五六相應，《雜阿含經》五一相應的差別

《雜阿含經》卷二三（舊誤編為卷三一），包含了《相應部》的（三二）「雲相應」，（三四）「禪定相應」，（四三）「無為相應」，（一三）「現觀相應」，（二五）「入相應」，（二六）「生相應」，（二七）「煩惱相應」——七種相應。

（四）結說南北對組織的差異

所以，《相應部》立五六相應，《雜阿含經》今判為五一相應，

1、修多羅與祇夜大同小異

「修多羅」（主體）與「祇夜」部分，可說是大同小異的。

2、記說因分類不同而有大差別

「記說」部分的差別大些，主要也還是組集分類的不同。其中也有非常不同的，那是上座部再分化，各部自為結集補充的，到論究經數多少時，再為說明。

3、南北僅有長行與偈頌的重要差別，但說一切有系較接近上座部

從組織來說，《雜阿含經》與《相應部》，僅有先長行或先偈頌的重要差別。

然依說一切有系的古老傳承，知道全部為「修多羅」，「祇夜」，「記說」——三部分的綜合，似乎《雜阿含經》要接近古上座部些。

二、南北契經於義理方面的差異

（一）原始佛教的聖典，都已集入自部特有的見解

說到義理方面，雖是原始佛教的聖典，而到底已是部派的誦本；《雜阿含經》與《相應部》，都已集入自部特有的見解。

1、各部派的根本思想

（1）說一切有部主三世實有

如說一切有部主三世實有，所以《雜阿含經》有「云何一切有」經¹¹⁵。肯定說：「以有過去色故」，「以有未來色故」¹¹⁶，並到處說：「如當說，如是（實）有及當知，亦如是說」。這是三世有說，是《相應部》所沒有的。

（2）赤銅鑊部主現在實有

同樣的，赤銅鑊部主現在實有，所以《相應部》說「四十四智」時，說法智與類智，類智是知過去未來的¹¹⁷；《雜阿含經》沒有說到法智與類智。

◎依三世而有言說，《相應部》有「言路」經，廣說現在現有，過去曾有，未來當有¹¹⁸，《雜阿含經》缺。

◎說一切有部明依三世而有言說，見於《中阿含》的《說處經》，說三世有而不加簡別¹¹⁹。此經，赤銅鑊部編入《增支部》，也分別說過去曾有與未來當有¹²⁰：這是現在有說。

部派的根本異義，都已載入自部聖典，當然不是原始佛教所固有的。

2、名相解說的差異性

（1）例舉名法

又如「名色」的「名」，

《相應部》解說為：受、想、思、觸、作意，¹²¹是論（類集成的）義，

《雜阿含經》解說為：「四無色陰：受陰，想陰，行陰，識陰」。¹²²

（2）例舉無明

反之，《相應部》解說「無明」為：於苦，集，滅，道的無知¹²³，極為簡要！

而《雜阿含經》廣列：「不知前際……染污清淨，分別緣起，皆悉不知」¹²⁴，十足是論師的分別廣說。

¹¹⁵ 《雜阿含經》卷 13（大正 2・91b）。

¹¹⁶ 《雜阿含經》卷 3（大正 2・20a）。

¹¹⁷ 《相應部》（12）「因緣相應」（南傳 13・83-86）。

¹¹⁸ 《相應部》（22）「蘊相應」（南傳 14・111-115）。

¹¹⁹ 《中阿含經》卷 29（大正 1・609a）。

¹²⁰ 《增支部》「三集」（南傳 17・320）。

¹²¹ 《相應部》（12）「因緣相應」（南傳 13・5）。

¹²² 《雜阿含經》卷 12（大正 2・85a）。

¹²³ 《相應部》（12）「因緣相應」（南傳 13・5）。

¹²⁴ 《雜阿含經》卷 12（大正 2・85a）。

3、法數的差別

〔(1)《相應部》說三行相，《雜阿含經》說四行相〕

又如《相應部》處處說無常、苦、無我；

《雜阿含經》處處說無常、苦、空、無我，或以為「空」是說一切有部所增的。

〔(2)但《相應部》也曾說四行相〕

◎然《雜阿含經》說：「此五受陰勤方便觀：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¹²⁵。

◎與此相當的《相應部》經，這樣說：「如理思惟；五取蘊無常、苦、病、癰、刺、痛、病、他、壞、空、無我」¹²⁶。

病……壞，都是說明苦的；可見無常、苦、空、非我，顯然也是《相應部》所曾說的。

〔(二)原始聖典的文句，經部派分化而長期流傳，多少會有些增減〕

結集的經說，「有聞必錄」，不是千篇一律的。到了部派分化，偏重某一說，於是不免與別部差異了。原始聖典的文句，經部派分化而長期流傳，多少會有些增減的。《瑜伽論攝事分》所依經本，與宋譯《雜阿含經》，也有多少出入呢！

三、從譯者來說明《雜阿含經》譯文中的特例

〔(一)譯者是唯心大乘師，譯文中偶有大乘的名義〕

宋譯《雜阿含經》，譯出的時代遲了些，而譯者求那跋陀羅，是一位唯心大乘師，所以譯文中偶有大乘的名義。

〔(二)例舉文中數例〕

1、論大乘

如一、佛為阿難說「正法律乘」，說到了「大乘」(《瑜伽論》無論義)；與此相當的《相應部》，是沒有「大乘」字樣的。¹²⁷

2、論菩提心

〔(1)菩提與菩提心的差別〕

二、《雜阿含經》說：「於如來所起淨信心，根本堅固，……世間無能沮壞其心者，是名信根」¹²⁸，這是《阿含經》本義。又說：「若聖弟子，於如來(初)發菩提心，所得淨信心，是名信根」，「菩提心」是大乘所說。

《相應部》只說：「於如來之菩提起信」¹²⁹，菩提是如來證得的菩提。

〔(2)引論證成「菩提心」是後代所增附的〕

《瑜伽論攝事分》解說為：「由思擇力如理作意，思惟諸法，乃於涅槃得正信解」；「若依諸佛無上菩提所得正信」¹³⁰。

¹²⁵ 《雜阿含經》卷5(大正2・35b)。

¹²⁶ 《相應部》(22)「蘊相應」(南傳14・262-264)。

¹²⁷ 《雜阿含經》卷28(大正2・200c)。《相應部》(45)「道相應」(南傳16上・145)。

¹²⁸ 《雜阿含經》卷26(大正2・182b)。

¹²⁹ 《雜阿含經》卷26(大正2・184a)。《相應部》(48)「根相應」(南傳16下・7)。

¹³⁰ 《瑜伽師地論》卷98(大正30・863b-c)。

信根是信佛的菩提、涅槃，與《相應部》的意義相通，可見「菩提心」是後代所增附的。

3、論心緣生、心緣起之「心（思願）」，有唯心緣起之看法滲入譯文

（1）早期但有「從緣起、本所思願」

三、◎《雜阿含·80 經》論到盡法、滅法、變易法時，說到「無常者，是有為行，從緣起」；

《攝事分》解說為：無常、有為、思所造、緣生¹³¹。

◎《雜阿含·260 經》說到：「本行所作，本所思願，是無常滅法」；

《攝事分》解說為：「諸業煩惱之所造作（這是有為的原始意義），及由先願之所思求」。

與之相當的《相應部》說：「無常、有為、緣起所生」¹³²。

（2）譯為「心緣生、心緣起」已參入唯心緣起的思想

◎思願緣生的意義，《雜阿含經》多處譯為：

「無常、有為、心緣生法」，「無常、有為、心緣生」；

「無常、有為、心緣起法」¹³³。

◎「心緣生」，「心緣起」，與大乘的唯心緣起，不是容易混淆嗎？《瑜伽》的《攝事分》，也沒有說「心緣起」，「心緣生」的。

4、論菩薩摩訶薩

（1）菩薩摩訶薩但《雜阿含經》有，《相應部》沒有

《雜阿含·1177 經》說灰河喻，「菩薩摩訶薩」發心、修行、成佛，化度眾生；《瑜伽論》說是「後有菩薩」¹³⁴。

《相應部》沒有此經。

（2）菩薩摩訶薩的譯語是受到大乘的影響

「菩薩摩訶薩」的稱呼，受到了大乘的影響。

5、經典在同一宗派中不會大事更張，但長期流傳中會有多少的差別

不過，每成立一部派，就有部派所審定集成的經典，在傳承的同一宗派中，是不可能大事更張的。《雜阿含經》的「修多羅」部分，與《攝事分》所依經本一致，即可以證明。當然，經典在長期流傳中，會因時因地而有多少差別的。

（三）《雜阿含經》雖有大乘名義，但絕非大乘時代所完成的

1、明《雜阿含經》非大乘佛教時代所完成

求那跋陀羅為唯心大乘師，所譯《雜阿含經》，就偶有一二大乘名義，然如依此而說宋譯《雜阿含經》，是大乘佛教時代所完成的，那就誤謬不經了！

2、引經為例

經典在誦習流傳中，不免有些出入的。

¹³¹ 《雜阿含經》卷 3（大正 2・20b）。《瑜伽師地論》卷 87（大正 30・792a）。

¹³² 《雜阿含經》卷 10（大正 2・65c）。《瑜伽師地論》卷 86（大正 30・780a）。《相應部》（22）「蘊相應」（南傳 14・38-39）。

¹³³ 《雜阿含經》卷 9（大正 2・58b）。又卷 8（大正 2・54a）。又卷 2（大正 2・14a）。

¹³⁴ 《雜阿含經》卷 43（大正 2・317a）。《瑜伽師地論》卷 91（大正 30・819c）。

- ◎如說一切有部所誦《雜阿含經》與《中阿含經》，在說到未成佛以前，總是說：「我憶宿命，未成正覺時」，「我本未覺無上正盡覺時」¹³⁵；
- ◎而赤銅鑠部所誦的《相應部》與《中部》，卻說：「我正覺以前，未成正覺菩薩時」¹³⁶，插入了「菩薩」一詞¹³⁷。

四、結語

現存的《雜阿含經》與《相應部》，都屬於部派的誦本，從此以探求原始佛法，而不是說：經典的組織與意義，這一切都是原始佛法。

¹³⁵ 《雜阿含經》卷 12（大正 2・79c）。《中阿含經》卷 56（大正 1・776a）。

¹³⁶ 《相應部》（12）「因緣相應」（南傳 13・13）。《中部》（26）《聖求經》（南傳 9・294）。

¹³⁷ 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140-145）。

九、雜阿含經論會編 (pp.63-74)

《雜阿含經》在四部阿含集成中的地位，全經的部類等，上面都已說到了，現在要說《雜阿含經論會編》所有的種種問題。

一、說明「經論合編」的主要架構

(一) 先經後論，為方便理解經義

一、《瑜伽論抉擇分》所抉擇的「事契經」，是《雜阿含經》。

經文是隨機散說的，論義是抉擇貫通全經宗要的。如先舉經文，次列論文，這樣的經論合編起來，對於《雜阿含經》義的理解，應該是一項有力的方便。

宋譯的術語，有些比較晦澀，如與唐譯對比，也會明白得多。例如經說：「如習近，如是繫著，如是味，如是鄰聚若使受持繫著我所求欲淳濃不捨」¹³⁸，不容易點斷，也不知以「習近」為例的，到底有多少，如參照論文¹³⁹，就明白得多，這是「經論會編」的主要意義。

在比對會編中，知道一部分論義，是抉擇《中阿含經》、《長阿含經》等的，一一的加以注明，以便讀者去參考《中阿含》等經文。

(二) 除「抉擇分」外，亦將「聲聞地」之論義附編於中，還其全貌

論文的抉擇契經，是先立攝頌的，所以在每一段論文初，標出攝頌，以便對照。

抉擇契經的論文，共一四卷；所抉擇的經文，共二二卷。

◎屬於「五陰」的，「六入處」的，「雜因」的，都是五卷經，四卷論，為十與八之比。

◎屬於「道品」(菩提分)的，經文七卷(佚失了一卷)，論文僅有二卷，簡直不成比例！這因為有些論義，已在「陰」、「處」等說過；而有關「道品」的，主要是已在《瑜伽論》「聲聞地」說過了。如說：「此中安立四念住為初，道支為最後，三十七種菩提分法，若略若廣，如聲聞地應知其相」¹⁴⁰。

所以，將「聲聞地」中，有關「道品」及修「出入息念」等論文，也引述而附編於中，以便讀者了解論義的全貌。

(三) 以少從多，故名為《雜阿含經論會編》

這樣的「經」「論」合計，約有三十七卷；沒有論義的「祇夜」與「記說」部分，共二八卷(佚失了一卷)。

《雜阿含經》與抉擇的論文合編，雖然一部分沒有論義，以少從多，定名為《雜阿含經論會編》。

¹³⁸ 《雜阿含經》卷 9(大正 2・59b)。

¹³⁹ 《雜阿含經論會編(上)》(p.296)：

[經]如習近，如是繫、著，[如是]味、[如是]鄰、聚，[若]([如是]、「如是」、「若」等字，均可刪。)使，受持、繫著，我所，求，欲，淳，濃，不捨，亦如上說。

[論](十五相)：復次、由十五相，應當了知一切種類愛見雜染。謂於諸處，由諸纏故名藏，由隨眠故名護，由我見故名覆，所餘差別，廣說如前攝異門分。

¹⁴⁰ 《瑜伽師地論》卷 97(大正 30・859a)。

二、依《雜事》與《攝事分》，分為七誦五一相應

(一) 經卷段落

1、中國古來依字數分卷

二、宋譯《雜阿含經》，分為五〇卷。

唐以前，我國的經書，是捲成一軸一軸的，所以名為「卷」。分為多少卷，不是印度經論的舊制，分多少卷，主要是每卷的字數相近，如依經論的內容，一卷終了，不一定成一段落。

◎如有關摩訶迦葉的，共一一經，而九經在卷三一（舊誤編為卷四一），二經在卷三二。

◎有關阿難的一一經，也是四經在卷二〇，七經在卷二一。

這是為分卷（的字數）所局限，而不可免的情形。

2、《會編》依印度舊例，約內容來分

本編依印度舊例，約內容來分類（卷數附注於下，以便對照舊本）。

(1)《攝事分》分三大類

依《瑜伽論攝事分》，《雜阿含經》是分為三類的：

「能說」是「弟子所說」與「如來所說」——「記說」；

「所為說」是「八眾」，也就是有偈的「祇夜」；

「所說」，依《攝事分》分為「行擇攝」，「處擇攝」，「緣起食諦界擇攝」，「菩提分擇攝」，也就是「修多羅」的四品。

(2)《雜事》分為七品

這一分類，與《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所說相合，如《雜事》卷 39（大正 24・407b）說：

「五蘊相應者，即以蘊品而為建立。

若與六處、十八界相應者，即以處界品而為建立。

若與緣起、聖諦相應者，即名緣起而為建立。

若聲聞所說者，於聲聞品處而為建立。

若是佛所說者，於佛品處而為建立。

若與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分相應者，於聖道品處而為建立。

若經與伽他相應者，（於伽他品處而為建立）：此即名為相應阿笈摩」。

《雜事》分《雜阿含經》為七品。以處、界為一品，那是順於阿毘達磨論義的；然《雜阿含經》（《相應部》）舊義，界是應該與緣起合為一品的。「弟子所說」即「聲聞品」；「如來所說」即「佛品」。「與伽他相應者」，脫落了「於伽他品而為建立」一句，即「伽他品」。

(3) 三類與七品是一致的

七品的分立，與《攝事分》是一致的。

(二) 分成七品的抉擇

1、說一切有系已將記說從修多羅分別出來

上來曾一再說到：《雜阿含經》與《相應部》，本來都是分為五品（五誦、五篇）的，

「記說」附於「修多羅」四品之下。「修多羅」與「記說」不同，所以說一切有系，「記說」雖附於「修多羅」，而將「弟子所說」與「如來所說」，從「修多羅」四品中分別出來。

◎宋譯《雜阿含經》，已別立「弟子所說誦品」；

◎《雜事》已類集「如來所說」為一聚，名為「佛品」。

◎「記說」，在說一切有系中，或列於最前，或位於「因緣」與「道品」的中間。

2、立七品更合於經典結集的次第

本編依「修多羅」，「祇夜」，「記說」的次第而敘列，雖不同古說，而實更為合理，合於經典結集的次第。如「弟子記說」，「如來記說」部分，已解說《波羅延那》，《義品》，「八眾誦」的偈頌，「記說」原是比较「祇夜」遲一些的。這樣的敘述，不致於誤會為，修多羅的成立，比「祇夜」為遲。

《雜阿含經論會編》，就依此內容與次第，分為七誦（七品），再分為五一「相應」。相應的分立，上面已經說到，這裏總列如下：

修多羅	——	一、「五陰誦」	————	一相應
	——	二、「六入處誦」	————	二相應
	——	三、「雜因誦」	————	三……六相應
	——	四、「道品誦」	————	七……一六相應
祇夜	——	五、「八眾誦」	————	一七……二七相應
記說	——	六、「弟子所說誦」	————	二八……三三相應
	——	七、「如來所說誦」	————	三四……五一相應

三、經數的論定

（一）近人所計之經數

1、《雜阿含經》：《大正藏》編為 1362 經，實得 1359 經

三、《雜阿含經》是集眾多短篇而成的，到底有多少經，從前沒有人提到過。

《大正藏》編次為一三六二經，如除去有關阿育王的三經——六〇四，六四〇，六四一，實得一三五九經。對於檢查引用，是非常適用的！

2、《相應部》，古說為 7762 經，日譯僅 2875 經

赤銅鑠部誦本——《相應部》，古代傳說為「七千七百六十二修多羅」¹⁴¹。日譯的《南傳大藏經》，《相應部》開端，赤沼智善的《相應部總說》，僅二八七五經。

（二）經數繁多皆因論師分別、類集、組合而來

經數的繁多，從《雜阿含》與《相應部》去了解，是：

1、凡文句相同，皆保留下來

一、結集的經文，來源不同，文句相同，或佛為阿難說，或佛為異比丘說的，或佛為比丘眾說的，或佛問比丘而後說的，一律保留下來，一經就成為二經或三經。《雜阿含經》與《相應部》，都有這種情形，表示了原始結集的忠實性。

2、同一內容而作分別解說

¹⁴¹ 《善見律毘婆沙》卷 1(大正 24・676a)。《一切善見律註序》(南傳 65・23、36)。

二、如無常、苦、無我（《雜阿含經》多作無常、苦、空、無我），可以別別的說，也可以結合的說。五陰；六內入處，六外入處等；因緣十一支；念處，正勤等道品，也是這樣。所以同一內容的文句，如分別的說起來，經數就不少了。

3、將同性質的經類集成更多的經

三、遲一些，佛教進入「類集」階段。

如《大正》一九五，一九六經：「佛告諸比丘，一切無常」。次說：「如說一切無常，如是一切苦，一切空，……一切魔，一切魔勢，……皆如上二經廣說」。那是以「一切無常」二經為例，「一切苦」等也都這樣有二經。

《相應部》（三五）「處相應」（五品・六品），三三——五二經，非常相近。煩惱的類集，如《大正》二〇一經¹⁴²，與《相應部》「六處相應」的五三——五九經¹⁴³相當。

這是以一經為例，而其餘同性質的，都這樣說而成更多的經。

4、不同內容的分別組合

（1）舉《相應部》為例

A、無為相應經組合為 1496 經

四、如《相應部》（四三）「無為相應」，《南傳大藏》本作四四經。

其實，第一品修身念、止觀、……八支聖道以達無為，共一一經。

第二品，從止，觀，六種三昧，三十七道品（即前品止觀等後十法的分別），共四五種達無為之道。

無為；與無為同一內容（異名同實）的，如終極，無漏，……到彼岸，共三三。一一修四五道，實得一四八五經（ $33 \times 45 = 1485$ ），加第一品的一一經，應該共有一四九六經。

B、因緣相應經組合為 132 經

又如（一二）「因緣相應」第九——「中略品」，說如實知老死……行（十一支），當求（大）師，學，……不放逸等十二法。《南傳大藏》作一二經，其實攝頌明白的說：「百三十二經」¹⁴⁴。那是老死等每一支，修不放逸等十二法，分別說明，一一乘一二，就是一三二經。

※「中略品」第九，在第八品末，不但有第八品的攝頌，也有「因緣相應」八品的總頌，如說：「佛陀，食，十力，……沙門婆羅門」¹⁴⁵。可見「因緣相應」，起初只有八品，「中略品」是以後附入的。

C、道相應經組合為 266 經

又如（四五）「道相應」，前四品四〇經，與《雜阿含經》相同的很多；四一經以下，及五——八品，為一獨到的組織，是《雜阿含經》所沒有的。

這部分的内容，為：

¹⁴² 《雜阿含·201 經》卷 8(大正 2, 51c11-28)。

¹⁴³ 《相應部經典》卷 35：「〔五三〕無明～〔五九〕隨眠」(南傳大藏經 16, 40a8-42)。

¹⁴⁴ 《相應部》（一二）「因緣相應」(南傳 13・194)。

¹⁴⁵ 《相應部》（一二）「因緣相應」(南傳 13・190)。

異學廣說	([八經])
日輪廣說	遠離依止([七經])・貪欲調伏([七經])
一法廣說一	遠離依止([七經])・貪欲調伏([七經])
一法廣說二	遠離依止([七經])・貪欲調伏([七經])
恆河廣說	遠離依止([一二經])・貪欲調伏([一二經]) 不死究竟([一二經])・趣向涅槃([一二經])
不放逸品	([一〇經])(一一經有四，實為四〇經) ¹⁴⁶
力所作品	([一二經])(例上應為四八經)
尋覓品	([一一經])(實為四〇經)
瀑流品	([一〇經])(例)

「道相應」這一部分，《南傳大藏》計算為一四〇經，實際上應有二六六經。

D、覺支乃至力相應經組合為 110 經

這樣的組合，如(四六)「覺支相應」，(四八)「根相應」，(五〇)「力相應」，都以「道相應」為例而簡略些。

從「恆河相應」起，到「瀑流品」，共五品，約「遠離依止」與「貪欲調伏」來分別，每一相應約一一〇經左右。

E、念處等四相應，簡化為每一相應只有 54 經

(四七)「念處相應」，(四九)「正勤相應」，(五一)「神足相應」，(五二)「靜慮相應」，這四種相應，大大的簡化了，雖也分五品，卻不分「遠離」與「調伏」，每一相應為五四經。

其實，都應該如「道相應」那樣廣說的，都是《雜阿含經》所沒有的。

(2) 舉《雜阿含經》為例

《雜阿含經》中，也有類似的情形，如「斷知相應」(卷七下)，主要為無常(分為八類¹⁴⁷)的五陰，應斷，應知，……應沒(共八類)，當求大師(六〇類)，應修四念處，……止觀(十類，實為五五法)等：這樣的分別組成，可得一萬餘經¹⁴⁸；這正是《相應部》所沒有的。

(3) 這些類集纂組是論師的特色

這是類集纂組，決非早期集成的形態。因部派而所說不同，方法卻是一致的，富有初期阿毘達磨論者，分別，類集，組合的特色。《雜阿含經》與《相應部》經數的眾多，原因就在這裏。

(三) 重計《雜阿含經》全經之經數

《雜阿含經》到底有多少經？

¹⁴⁶ 不放逸品有十經：一、如來～十、衣。每一經有四：遠離、貪欲之調伏、不死、涅槃。

¹⁴⁷ 《雜阿含經》卷 7(大正 2，46b9-11)：「如 1.(色)無常，如是 2.過去色無常，3.未來色、4.現在色、5.過去未來色、6.過去現在色、7.未來現在色、8.過去未來現在色無常。」

¹⁴⁸ 《雜阿含經論會編(下)》(p.515)：「斷知相應」，簡約共為一〇九九六經。若詳計末後四經所說，則共為三二五八三二經。類例經說之多，遠出常情意想之外。巴利藏缺。」

1、大正藏所計經數不正確

《大正藏》所編列的，據可見（「五陰誦」）的攝頌，顯然每與經不合。

◎如初頌十經，《大正藏》計為六經。

◎如頌說：「受與生及樂，亦說六入處，一一十二種，禪定三昧經」¹⁴⁹。受，生，樂，六入處——四經，一一都有「十二種」，就共有四八經了，但《大正藏》只計為四經。¹⁵⁰

如依經文而計算確實數目，不但便於檢查，對經文類集組合的意義，也能更明白的表示出來。

2、《會編》計全經為 13412 經

本編分全經為七誦、五一相應。每一經文，上列在某一相應中的經數次第；中列全經次第的經數，下在（ ）中，編入《大正藏》所編列的經數，以便查對。全經共計為一三四一二經，與日本《國譯一切經》所計，略有出入。

四、《會編》但採用「相應」及經數，不立經名

（一）每篇經文本沒有經名

四、《雜阿含經》本是眾多短篇所集成的。每一篇經文，本來是沒有名目的。

在現存《雜阿含經》中，僅絕少數有經名的。

◎如《第一義空經》，《有因有緣有縛法經》，這是《相應部》所沒有的。

◎如《法鏡經》，《轉法輪經》，《四品法經》，《大空經》，《相應部》雖有經文，卻沒有稱之為什麼經。

◎惟有經名《清淨乞食住》¹⁵¹，《六六法經》，《六分別六入處經》，赤銅鑠部編入《中部》的，也有經的名稱。

◎此外，如《篋毒蛇喻經》¹⁵²，《尸婆修多羅》¹⁵³，《差摩修多羅》¹⁵⁴，《鬱低迦修多羅》，那都是指述以前所已有的。

總之，一篇篇的經文，本沒有名目。其後，較長的或較重要的經文，（主要為「記說」），為了引述的便利，稱之為什麼經。

¹⁴⁹ 《雜阿含經》卷 3(大正 2・18a)。

¹⁵⁰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693)：

《大正藏經》本，計算經數，並不精確。如《雜阿含經》六五——六八經，結頌為：「受與生及樂，亦說六入處，一一十二種，禪定三昧經」。「受」、「生」、「樂」、「六入」——四經，每經有從「觀察……作證十二經」，實計應為四八經。

¹⁵¹ 《雜阿含·236 經》卷 9(大正 2，57b16-26)：

比丘作如是觀時，若眼識於色有愛念染著者，彼比丘為斷惡不善故，當勤欲方便，堪能繫念修學。譬如有人，火燒頭衣，為盡滅故，當起增上方便，勤教令滅。彼比丘亦復如是，當起增上勤欲方便，繫念修學。

若比丘觀察時，若於道路、若聚落中行乞食、若出聚落，於其中間，眼識於色，無有愛念染著者，彼比丘願以此喜樂善根，日夜精勤，繫念修習，是名比丘於行、住、坐、臥淨除乞食，是故此經名清淨乞食住。

¹⁵² 《雜阿含經》卷 43(大正 2，316a1)：「篋毒蛇譬經」。

¹⁵³ 《雜阿含經》卷 29(大正 2，212a21)：「尸婆迦修多羅，如後，佛當說。」

¹⁵⁴ 《雜阿含經》卷 37(大正 2，269b8-9)：「如差摩修多羅廣說」。

（二）立經名的過失

1、《相應部》每經的經名皆從攝頌而來

《南傳大藏經》的《相應部》，似乎每一經都有名，其實名目是從攝頌來的。

編集的攝頌，或取說經的地點，如「波陀」；

或取說者與問者，如「阿難」；

或取法義，如「無常」；

或取經文的譬喻，如「泡沫」。

摘取經的一、二字，代表該經而集為攝頌；後來就以攝頌的那一、二字，代表該經而演化為經名。

2、經篇繁多則有同名的錯亂

如屬長篇或特別著名的，這是沒有問題的；如《雜阿含經》（《相應部》）那樣多的經篇，就不免有問題。

◎如《相應部》（二二）「蘊相應」中，名「無常」的有七經；

◎名「味」的有六經；

◎名「阿難」的也有四經。

試想，在《相應部》全部中，該有多少同名的！這樣的經名，必須說某某相應，某某品第幾經，否則，引用經名，是不能明了到底是那一經！

3、立經名沒有實用

以《雜阿含經》來說，攝頌僅存五卷；即使以《別譯雜阿含經》攝頌來補充，也不到一半。

所以本編雖採用「相應」與全經的數目，而沒有仿照《相應部》那樣的列舉經的名目，因為這是徒勞而沒有實用的！

五、說明《會編》對於經偈比對的範圍

（一）了知二本根源同一，是比對同異的重要部分

五、《相應部》是《雜阿含經》的別部誦本。比對起來，有同有異，到底相同的很多；有些次第也是前後或相近的，表示了二本根源的同一，這是比對同異的重要部分。

（二）《大正藏》的比對方式

《大正藏》的《雜阿含經》，注出與《相應部》經的相同或相近；並注出與漢譯經及巴利藏與《雜阿含經》相當的經、偈，這是便於對照研究的。

（三）《會編》的比對方式

本編對於異部經偈的對同，

◎漢譯的有《別譯雜阿含經》，《中阿含經》，《長阿含經》與《增壹阿含經》。

◎巴利藏的（依日譯本）有《相應部》，《中部》，《長部》，《增支部》，《小部》中的《經集》。

◎至於《律》、《論》所說，及《雜阿含經》的別品異譯，一概從略。

本編與《相應部》等對同的，也有與《大正藏》所注不一致的，讀者應更為比對，而採取更合於實際的！

六、說明《會編》校勘的方法

(一) 經長期的傳譯，各譯本都有字句訛誤

六、《雜阿含經》譯於宋元嘉年間，到宋代的雕刻印刷，已有五百多年了。長期的展轉抄寫，以致佚失了二卷，次第有錯誤，字句當然也不免有訛誤。

1、舉《轉法輪經》為例

如《雜阿含經》的《轉法輪經》，各種藏本一致說：「尊者憍陳如！知法未？拘鄰白佛：已知，善逝」¹⁵⁵！憍陳如與拘鄰，同是 *kaundinya* 的音譯，在同一經的上下文中，怎能譯作憍陳如，又忽而譯作拘鄰呢？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原來「拘鄰」是漢代古譯，一定是古代的抄寫者，將熟悉習用的拘鄰，代替憍陳如了。

2、引經句為例

又如「苦集滅道」，古譯或作「苦習滅道」。《雜阿含經》當然是譯作「苦集滅道」的，但也偶有作「苦習滅道」的，這又是古譯誤入本譯了。而且，古代寫經，是不禁行草的，容易引起訛誤。

3、小結

所以從譯出，經展轉傳寫到刻版印刷，即使是早期的宋藏本，高麗藏本，字句的訛誤，也是不能免的。

(二) 校勘的方式

1、《大正藏經》的校勘方式

《大正藏經》以麗藏本為底本，用各種藏本來校勘同異，是極有價值的工作！

2、《會編》的校勘方式

(1) 依《大正藏》之麗藏本為主

本編依《大正藏》的麗藏本，不在乎各種藏本的對勘，而是捨短從長，希望能校成一較正確的本子。

這又分為二類：

A、使用各種藏本來校正麗藏本

一、依各種藏本來校正：

凡麗本而意義可通，不違經義的，一概依麗本。

◎如不及各本而是訛誤的，依各本改正，下注「依某本改」——

凡各本同於宋本的，作「依宋本改」；

如取元本、明本所同的，作「依元本改」；但依明本的，作「依明本改」；

或取日本所藏聖語本的，作「依聖本改」（以下「補」與「刪」，均依此例）。

◎如認為麗本脫落了的，依各本增補，下注「依某本補」。

或文字有多餘的衍文，刪去了，下注「依某本刪」。

以上，都是依各種藏本（《大正藏》所勘校）來校正麗藏本的。

B、依經文意義、前後文句來比對校正

二、長期傳寫，宋本、麗本等，都不免偶有訛誤。

依經文意義，經文前後比對，覺得應該校正的，也有三類：

¹⁵⁵ 《雜阿含經》卷 15(大正 1・104a)。

◎屬於寫訛而加以改正的，下注「今改」。

◎如有所脫落而補字的，下注「今補」。也有補一二字，文義更為顯了，在補字上下，加以（ ），表示這是補入而非原文所有的，也就不加「注」了。

◎或有多餘的衍文，可刪而沒有刪去的，加〔 〕；刪去了的下注「今刪」。

這是本編校改的凡例。

（2）另三種校勘的說明

還有值得附帶說到的：

A、不能一致的情形

一、經文很長，寫經的也不是一人，所以全經用字，每不能一致。如麗本的「閼」字，宋本多作「礙」；偶有麗本作「礙」，而宋本卻又作「閼」的。像這樣的前後不一致，也只能不一致，未能改成一律。

B、依通用的木刻本校勘的情形

二、《大正藏》是排印本，即使校對精確，總不免有誤失。所以，如《大正藏》沒有校勘，而文字顯然有誤的，如「身八勇猛」¹⁵⁶，我手頭沒有麗本可校，只能認為《大正藏》的錯字，依通用的木刻本，而改為「身心勇猛」了。

C、不易決定時的作法

三、有些字，宋本與麗本不同，也不易決定訛與正，只能下注「宋本作某字」，以備研考！

¹⁵⁶ 《雜阿含經》卷 7(大正 2・46a)。